

清代后妃陵园分类、分期研究

The Categorization and Periodization of the Mausoleums of QingDynasty Imperial Consorts

刘毅

Liu Yi

内容提要：

清朝遵化、易州两处皇陵区中的皇太后陵、妃园寝是清代后妃墓葬制度的基本研究对象。按照礼仪等级和建筑规格，东西二陵中的15座后妃陵园存在皇太后陵、皇太后陵兼妃园寝、妃园寝三种不同形态，分为皇太后陵、妃园寝两个等级。对不同的陵园形态进行分类和分析研究，并结合各墓葬的营造时间和清代帝后妃园寝葬俗的汉化等因素，可将清代后妃陵园制度发展变化的历史分为制度萌芽、形成定制、鼎盛、平稳、衰退5个时期。

关键词：

清代陵园 皇太后陵 妃园寝 分类 分期

ABSTRACT

The mausoleums of the Empress Dowagers and imperial concubines among the Qing-dynasty imperial mausoleums in Zunhua and Yizhou, Hebei province are basic objects for the study of the burials of the imperial consorts. Categorized by ritual hierarchy and architectural scope, among the fifteen imperial consorts' mausoleums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Qing Tombs areas,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burial forms – the mausoleums for Empress Dowagers, the mausoleums for Empress Dowagers with attached tombs of imperial concubines, and the tombs for imperial concubines. Hierarchically, they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 the Empress Dowagers' mausoleums and the imperial concubines' tombs. While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of the period of these graves' construction and the Manchu adoption of the Han Chinese burial rituals, the categorization and analysis of different burial forms reveal that the evolution of the burial forms of the Qing imperial consorts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periods – rudimentary stage, the ritual's establishment, florescence, stabilization, and decline.

KEYWORDS

Qing-dynasty Mausoleums, mausoleum for Empress Dowagers, imperial concubines' tombs, categorization, periodization

与明代及其以前历代相比,清代后妃墓葬不仅特色鲜明,而且基本保存完好或建筑基址清晰可辨,为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先决条件。相对于清代皇帝陵墓而言,清代后妃墓葬的专门研究比较薄弱;同时,早于清代的后妃墓葬也鲜见专题研究,因此清代后妃墓葬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清朝入关以前,后妃制度尚未完全确立,其墓葬之制亦不正规。顺治元年(1644年)入关以后,随着朝廷各项政治制度、典章礼仪的正规化,后妃的墓葬之制也逐渐完成了由女真旧俗向王朝典制的转化。清朝后妃墓葬制度虽然在一定范围内仍有女真旧制的影子,但在主体上却是中原历代王朝后妃墓葬之制的继续和发展。真正体现清朝后妃墓葬制度的,是以关内九座皇帝陵为主体依附对象的后妃墓葬。本文讨论清九陵附属各后妃墓葬的陵园制度。

一 清东西两陵所见后妃葬制

从清朝遵化、易州两片皇陵区中现存不同形式的陵墓、园寝来看,清朝后妃有与皇帝合葬、单独葬、妃嫔集中按等级埋葬等多种墓葬形式。

(一) 皇后合葬于皇陵地宫

清朝关内九陵中皆有皇后合葬,数量自1人至4人不等。

世祖孝陵中合葬有孝康章皇后(圣祖生母慈和皇太后)佟佳氏¹、孝献皇后(世祖宠妃,死后追封谥“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董鄂氏。

圣祖景陵中合葬孝诚仁皇后(圣祖元配皇后,初谥曰“仁孝皇后”)赫舍里氏、孝昭仁皇后(圣祖继配皇后)钮祜禄氏、孝懿仁皇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九日病故前一天奉皇太后懿旨封为皇后)佟佳氏、孝恭仁皇后(世宗生母仁寿皇太后)乌雅氏。

世宗泰陵中合葬孝敬宪皇后(世宗元配皇后)乌喇那拉氏。

高宗裕陵中合葬孝贤纯皇后(高宗元配皇后)富察氏、孝仪纯皇后(仁宗生母)魏佳氏。

仁宗昌陵中合葬孝淑睿皇后(仁宗元配皇后、宣宗生母)喜塔拉氏。

宣宗慕陵中合葬孝穆成皇后(宣宗元配嫡福晋,卒于嘉庆十三年正月,宣宗即位追册谥为皇后)钮祜禄氏、孝慎成皇后(宣宗继配,道光二年十一月册立为皇后)佟佳氏、孝全成皇后(道光十四年十月继立为皇后、文宗生母)钮祜禄氏。

文宗定陵中合葬孝德显皇后(文宗元配嫡福晋,文宗即位追册谥为皇后)萨克达氏。

穆宗惠陵中合葬孝哲毅皇后(穆宗元配皇后)阿鲁特氏。

德宗崇陵中合葬孝定景皇后(德宗元配皇后)叶赫那拉氏。

清代多后并尊,皇后陵墓之制与宗庙之制相同,多位皇后并列时以元配、继配、嗣皇帝本生母为序,一般没有其他尊卑差异。皇陵地宫中的合葬棺椁位次,正对墓门的棺床正中金井上安放皇帝之棺,墓主头向与

¹ 慈和皇太后本姓佟氏,都统、追赠一等公佟图赖之女。其家原属汉军,以佟太后故,抬入满洲镶黄旗,改姓佟佳。鄂尔泰修《八旗通志》卷一四三《佟国纲传》记载:“佟国纲长子佟国纲编审册内俱开为满洲”。后来,仁宗生母亦出身汉军,本姓魏氏,亦缘例抬旗、改姓。

墓门方向相反。按照一般规则，以下的尊卑位序依次应该是：皇帝东旁（左位）、皇帝西旁（右位）、皇帝次东旁（次左位）、皇帝次西旁（次右位）等。已经清理发掘的高宗裕陵地宫中原葬有六副棺槨，因盗匪破坏，现仅存其四，至关重要的裕陵原葬棺位已失其本来面貌，曾有研究者进行过一些复原探索¹。德宗崇陵发掘时所见，地宫金券内石砌棺床正中有金井一口，其上安放清德宗之棺，东旁为孝定皇后之棺²。

（二）皇后别葬于帝陵旁边

清东西二陵中各有若干座“皇后陵”，东陵大红门外东旁有昭西陵，葬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太宗庄妃、世祖生母昭圣皇太后）；孝陵东旁有孝东陵，葬孝惠章皇后博尔济吉特氏（世祖继后，圣祖即位尊为仁宪皇太后）及世祖妃嫔；泰陵东旁有泰东陵，葬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世宗熹贵妃、高宗生母崇庆皇太后）；昌陵西旁有昌西陵，葬孝和睿皇后钮祜禄氏（仁宗继后，宣宗即位尊为恭慈皇太后）；慕陵东旁有慕东陵，葬孝静成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宣宗静贵妃、文宗养母康慈皇太后）及宣宗妃嫔；定陵东旁有两座规制相同的定东陵，其中西侧为普祥峪定东陵，葬孝贞显皇后钮祜禄氏（文宗继后、穆宗即位尊为慈安皇太后），东侧为普陀峪定东陵，葬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文宗懿贵妃、穆宗生母慈禧皇太后）。这六座皇后陵墓主入葬时的身份都是皇太后或者太皇太后，其陵墓也都是在她们成为皇太后以后才开始营建的，所以这类陵墓应该定名为“皇太后陵”更准确。

太后陵是清代陵墓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特色，其制滥觞于孝庄文皇后的“暂安奉殿”（即后来正式命名的昭西陵），成形于孝东陵，而定制于泰东陵。帝后合葬，是历代皇陵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西汉帝陵实行帝后异坟异穴同陵园合葬，是承袭自先秦古制；东汉至唐代，帝后或同坟同穴合葬，或同坟而异穴合葬；下迄北宋，实行严格的帝后异坟异穴之制，由于不预建寿陵，甚至有些帝后分葬在不同的陵园，是一种严格的帝后分葬；明代实行的是完整意义上的帝后同穴合葬，元后、继后、嗣君本生母皆合葬帝陵玄宫。清朝参酌古制，兼采汉宋，其制为帝后分葬与合葬相结合，以皇帝大葬为界，薨于此前的皇后或嗣皇帝本生母例皆合葬帝陵玄宫，而薨于此后者则于皇陵近旁另外建陵别葬。

（三）皇后无陵墓

清朝有两位皇后没有陵墓，一位是世祖元配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另一位是高宗继后乌喇纳喇氏。

世祖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世祖生母孝庄文皇后的侄女。世祖亲政前由摄政王多尔衮代为聘定，史称其“足称佳丽，亦极巧慧”，但因多尔衮等故，世祖可能从一开始就对这桩婚姻不满意，只是碍于皇太后的情面，才勉强于追削多尔衮爵号半年之后的顺治八年八月册立皇后。婚后夫妻感情不和，很少见面，皇帝说少年皇后十分嫉妒，“处心弗端”，见有“貌少妍者即憎恶，欲置之死”，并下令罢斥女乐，改用太监；而她本人“凡诸服御，莫不以珠玉绮绣缀饰”，进膳时“有一器非金者，辄怫然不悦”。皇帝对她“含忍久之，郁谦成疾”。顺治十年八月，世祖诏谕：“今后乃睿王于朕幼冲时因亲定婚，未经

1 徐广源：《裕陵地宫棺槨位置初探》，《紫禁城》，1994年第4期。

2 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等：《清西陵崇陵地宫清理简报》，《文物春秋》，1990年第2期。

选择，自册立之始即与朕志意不协，宫闱参商已历三载，事上御下，淑善难期，不足仰承宗庙之重。谨于八月二十五日奏闻皇太后，降为静妃，改居侧宫”¹。于是，刚刚十五岁的皇后就此淡出历史。废后的生活及死期，均未见正史记载，葬地亦不详。

高宗继配皇后乌喇纳喇氏，满洲正黄旗人，佐领那尔布之女，生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二月，雍正时被册立为皇四子侧福晋。乾隆二年（1737年）册封为嫔妃，十年十一月进贵妃，孝贤皇后死后以皇太后懿旨晋皇贵妃、摄六宫事。乾隆十五年八月，正式册立为皇后。乾隆三十年闰二月，纳喇皇后随皇帝南巡至杭州，夫妻因故争吵，皇后又自行剪下头发表示不满，高宗谕令其先行回京。皇后得罪原因，官修《实录》语焉不详，民间传说与谏阻皇帝在外生活失检有关。高宗对纳喇皇后的剪发之举深恶痛绝，回京后虽然并未公开废后，但尽收纳喇氏所有册、宝，仅存名号。次年七月，纳喇皇后抑郁而死，终年49岁。其时高宗正在木兰秋狝，闻报后仅令皇后所生皇十二子永璘回京奔丧，并谕令按皇贵妃品秩治丧。皇后既未得葬入已预营完成之裕陵，也没能单独建陵，只是殡棺于纯惠皇贵妃墓穴内，始终无尊谥、无祭享。

清代二位皇后无陵墓，皆事出有因，应视为特例，而不是制度。

（四）皇贵妃祔葬于皇陵地宫

汉唐宋明等主要王朝，一般没有妃嫔正常死亡合葬帝陵之例，只有个别殉葬者例外。清朝妃嫔与皇帝合葬，可能入关以前有之，太祖大妃阿巴垓是其一例，但她也是被诸王逼迫而殉夫的。关内九陵中妃葬帝陵，始自圣祖之景陵。雍正元年（1723年）六月，清世宗下诏追晋圣祖敏妃章佳氏为“皇考敬敏皇贵妃”，随圣祖、仁寿皇太后梓宫迁祔景陵地宫合葬。章佳氏是皇十三子怡亲王胤祥的生母，已先卒于康熙三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同年十月葬入景陵妃园寝。一般认为敏妃迁祔是世宗笼络胤祥的一种手段。

继景陵之后，泰、裕二陵皆有皇贵妃祔葬皇陵地宫。世宗泰陵中祔葬卒于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敦肃皇贵妃年氏。据清人记载：雍正三年九月，世宗“命大学士嵩祝、工部尚书李永绍、兵部右侍郎傅鼐往遵城北二十里九凤朝阳吉地，相度地形，建竖红桩及建城垣衙署方向，拟皇贵妃卜葬于此”；十一月二十七日“葬肃敏皇贵妃”²。查《清世宗实录》中并无关于年贵妃拟葬九凤朝阳山的明确记载，而且卒后五天即葬，也不合当时礼仪。但在年氏卒前八天，世宗传谕礼部：“贵妃年氏，秉性柔嘉，持躬淑慎……实能赞襄内政。妃素病弱……目今渐次沉重，朕心深为軫念。贵妃著封为皇贵妃，愆事出，一切礼仪具照皇贵妃行”³；此后对于年氏祭葬亦多有具体指示，由此可推知以年贵妃祔葬皇陵应该是出自世宗本意。乾隆元年九月，泰陵大葬，高宗秉承先志将年氏金棺祔葬，并明确指示棺位：“皇考梓宫奉安地宫时，著照例安设龙山石。其随入地宫之皇妣孝敬宪皇后梓宫应居左稍后，敦肃皇贵妃金棺应居右，比孝敬宪皇后梓宫稍后”⁴。

高宗裕陵地宫中祔葬有慧贤皇贵妃高氏（卒于乾隆十年正月二十六日）、哲悯皇贵妃富察氏（卒于雍

1 《清世宗实录》卷七七，顺治十年八月己丑，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清实录》第3册，第612页，中华书局，1985年。

2 萧爽：《永宪录》卷三，雍正三年十一月辛酉，朱南铣点校本，第242页，中华书局，1959年。

3 《清世宗实录》卷三八，雍正三年十一月己酉，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清实录》第7册，第560、561页，中华书局，1985年。

4 《清高宗实录》卷二六，乾隆元年九月乙未，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清实录》第9册，第574页，中华书局，1985年。

正十三年)、淑嘉皇贵妃金氏(卒于乾隆二十年十一月十六日)。三位皇贵妃金棺均于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随孝贤皇后梓宫同时葬入裕陵地宫。乾隆四十年正月二十九日,皇贵妃魏氏薨,赐谥“令仪”,同年十月二十六日葬于孝贤皇后陵地宫,“位孝贤皇后之东”。魏氏为仁宗生母,汉军一等公清泰之女。高宗将内禅仁宗,追赠为孝仪皇后,抬入满洲旗,改姓魏佳氏。裕陵祔葬皇贵妃人选及其棺位皆由高宗钦定。

清制,皇贵妃位皇后之下,“佐内治”,在宫中地位崇高,服御等级仅比皇后小有差别,有不少人是在临终时才得晋此位,还有些是死后追赠。嘉庆朝以后,有皇贵妃位号者皆系子孙辈嗣皇帝即位后尊晋封,故而昌陵以后再没出现皇贵妃祔葬皇陵地宫之例。

(五) 皇贵妃单独建园寝

仅景陵皇贵妃园寝一例。景皇贵妃园寝又名“太妃园寝”、“双妃园寝”,位于景陵妃园寝东南;葬圣祖二妃,西侧为恣惠皇贵妃,东侧为惇怡皇贵妃。

恣惠皇贵妃瓜尔佳氏,为圣祖和妃,雍正二年六月世宗晋尊为皇考贵妃,乾隆元年十一月高宗晋尊为皇祖温惠贵太妃,八年十一月再晋尊为皇祖温惠皇贵太妃,乾隆三十三年三月十四日卒。惇怡皇贵妃佟佳氏,圣祖生母之侄女、孝懿仁皇后之妹,康熙三十九年十二月册立为贵妃,雍正二年六月世宗晋尊为皇考皇贵妃,乾隆元年十一月高宗晋尊为皇祖寿祺皇贵太妃,乾隆八年四月初一日卒。

二妃曾受圣祖命抚育幼年高宗于宫中,故乾隆时特为二妃别建园寝,并各起明楼宝顶以示尊崇。

(六) 妃园寝妃嫔合葬

清朝关内诸帝妃嫔皆于近帝陵处集中埋葬,东西二陵中的景、泰、裕、昌、定、惠、崇七陵的东旁或西旁各有妃园寝。每座妃园寝中埋葬对应陵墓墓主之妃嫔人等,正式名称是“某陵妃园寝”,亦称“妃衙门”。妃园寝入葬人数不等,景陵妃园寝最多,为48位;崇陵妃园寝最少,只有2位。

关内九陵中孝陵、慕陵没有妃园寝,但从属于这二陵的皇太后陵中都有妃嫔之墓。孝东陵明楼宝城前东西两侧葬世祖嫔御28位,以妃嫔祔从皇太后而葬,从制度上可以看作是妃园寝附于皇太后陵。慕东陵则是以慕陵妃园寝为基础改建成的皇太后陵,其中原本就葬有宣宗妃嫔。

二 东西两陵所见后妃陵园形态分析

从清九陵中所见六种后妃葬制来看,属于后妃的陵园形态可以分为三种,即皇太后陵、皇太后陵兼妃园寝、妃园寝,下面分别讨论、分析其不同形态。

(一) 皇太后陵

清代皇太后陵的实例有昭西陵、泰东陵、昌西陵、定东陵(并列2座),其中昭西、泰东、定东四陵直拟帝陵規制,制度上略有减杀;昌西陵则仿拟宣宗慕陵,简化了陵园建制。

1. 昭西陵

昭西陵墓主为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出自蒙古科尔沁部，为清太宗皇太极“崇德后宫五妃”之一的永福宫庄妃、世祖生母。顺治八年，世祖亲政，加上徽号“昭圣慈寿皇太后”，圣祖即位晋尊太皇太后，以册立太子等国家庆典屡加徽称，至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累上尊号为“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敦惠温庄康和仁宣弘靖太皇太后”。

昭圣太后卒于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五岁，累加尊谥为“孝庄仁宣诚宪恭懿至德纯徽翊天启圣文皇后”。孝庄皇后既是太宗之妃、嗣皇帝生母，理应合葬盛京昭陵，但她却留下了不与太宗合葬的遗嘱。据清圣祖追忆：“太皇太后疾大渐时谕朕曰：‘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则我心无憾矣’¹”。这里讲了两层意思，一是说太宗奉安年久，不宜轻动（此时上距太宗之崩44年，距重修地宫封闭24年）；二是说心恋世祖、圣祖父子，所以要求安厝于孝陵近处。要将太后留葬关内，在当时的礼仪层面上殊非易事。首先，从夫而葬是天经地义，孝庄皇后不归葬昭陵而葬在遵化陵区，很难向天下后世做出合情合理的解释。其次，即便可以葬在昌瑞山，孝庄皇后辈分最高，理应居于主位。但昌瑞山主峰之下早已有安葬世祖帝后的孝陵；其东又建成了圣祖的寿陵，并且已经葬入仁孝、孝昭两位皇后，以太皇太后之尊显然不能旁置于此二陵之下，吉穴无法卜定。

斟酌再三，圣祖决定在东陵区大红门外建“暂行永设地方”²，权且将孝庄太后梓宫暂行安奉。这并不是的一座新建的陵墓或殡宫，而是拆迁大内宫殿至陵区重建而成。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圣祖谕令：“慈宁宫之东，新建宫五间，太皇太后在日，屡曾向朕称善，乃未及久居，遽尔遐升。今于孝陵近地择吉修建暂安奉殿，即将此宫拆运所择吉处，毋致缺损。著拣选部院贤能官员前往敬谨料理，天气甚寒，务期基址坚固，工程完备”³。

由于皇帝亲自督促，孝庄皇后暂厝的建筑工程进展很顺利，自头年十二月末下令迁建宫殿起算，仅百余日即告工竣。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十四日，“（太皇太后）梓宫至暂行永设地方，奉安于享殿”。十九日，“卯时，奉安大行太皇太后梓宫于宝殿之座……奉安于宝座时，皆皇上躬亲举扶安置……掩门后，始行回宫”。二十二日清早，圣祖“诣大行太皇太后梓宫奉安殿，视封掩毕，恸哭，三奠酒，悲哀良久，始出”⁴。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这座“暂行永设地方”的大致结构，是由享殿和宝殿两座主体建筑构成。大内慈宁宫位于隆宗门以西，是皇太后或太皇太后及先朝妃嫔们居住的一组建筑。此次迁建工程，除了将太皇太后所喜爱的五间新宫作为暂厝棺柩的“宝殿”之外，前面的享殿应该是拆迁慈宁宫前殿而建。康熙时代的暂安奉殿，实际上是一组前朝后寝的宫殿建筑，前朝部分充作享殿，后寝部分则用于封厝梓宫，暂代地宫玄堂。这就是清朝第一座皇太后陵的雏形，与其他帝后陵墓有很大的差异。

1 《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二，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壬申，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清实录》第5册，第430页，中华书局，1985年。

2 孝庄文皇后葬所的名称，在太后奉厝前后的《康熙起居注》中记为“暂行永设地方”，也称为“宝殿”、“暂行永设殿”或“梓宫奉安殿”等，后来定名为“暂安奉殿”；《清圣祖实录》等晚出官书则统一都写成“暂安奉殿”。“暂安奉殿”一般是指孝庄皇后梓宫奉厝的一组建筑，其概念相当于后来的“昭西陵”，而狭义的“暂安奉殿”则仅指孝庄皇后梓宫的奉厝之殿。

3 《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二，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壬申，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清实录》第5册，第430页，中华书局，1985年。

4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十四日丙辰、十九日辛酉、二十二日甲子，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1764、1766、1768页，中华书局，1984年。

三十六年后的雍正二年二月，清世宗集诸王大臣议为孝庄皇后正式建陵事，康亲王崇安等遵旨议奏：“圣祖仁皇帝遵奉孝庄文皇后遗旨，奉安暂安奉殿，至今三十余年，圣祖仁皇帝福寿康宁、四海生民乐育，诚稀有之吉兆，允宜定为陵寝”¹。皇帝同意这一奏议，并命择日兴工。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诸王大臣等恭拟孝庄文皇后暂安奉殿为昭西陵”²。雍正三年二月，世宗指示专门撰文告祭景陵：孝庄皇后暂厝奉安以后，“我皇考历数绵长，子孙蕃衍，且海宇升平，兆人康阜”；“古合葬之礼，原无定制，神灵所通，不间远近。因时制宜，惟义所在”。故而“即暂安奉殿建为昭西陵，以定万年之宅兆”³。昭西陵改建工程于雍正三年二月初三日开工，十六日自暂安奉殿（宝殿）中奉移梓宫至享殿供奉，即暂安奉殿原位构建陵寝地宫。同年十二月癸酉，“奉安孝庄文皇后梓宫于昭西陵宝床，陈册宝于石案毕，恭闭元[玄]宫石门。行奠献礼”⁴。至此，孝庄文皇后始入土为安。这座真正最早的清朝皇太后陵墓的正式建成，前后经历了近40年时间。

暂安奉殿改建并正式命名为昭西陵，彻底解决了孝庄文皇后的安葬问题。在孝陵近处安葬、没有还葬关外，更没有按照满洲旧俗实行火葬，遵从了太后遗愿。陵园建于东陵的风水围墙之外，表明虽然近在咫尺，但却与孝陵、景陵不相统属；命名为“昭西陵”，宣示尽管远隔千里，却仍然与盛京昭陵是从属关系，可谓两全其美。清世宗认为自己秉承先志，完成了父皇未竟之业，“恪遵圣母之遗命，仰体皇考之孝思，验吉兆于已彰，考旧章而允合。天开地设，储悠远之休征；峦耸川回，裕繁昌之庆祚”⁵。

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昭西陵坐北朝南，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自南而北依次为：宫门五间，为外围墙宫门；琉璃花门三座，为内围墙宫门；隆恩殿五间，左右配殿各五间，焚帛炉东西各一座；石几筵祭台一座；明楼，宝城。宫门外两侧为东西朝房，东南为神厨库；宫门正南为神道碑亭，碑亭迤南两侧各设下马碑一。内外两重宫墙，内墙高一丈一尺，周长一百零八丈一尺五寸，南边正中辟琉璃花门；外墙高一丈二尺三寸，周长一百三十六丈一尺，南边正中为陵宫门五间。⁶昭西陵神道碑亭、宫门、大殿等均已毁坏不存，其被破坏前的面貌，刘敦桢先生1935年公布的1幅调查照片可资参校⁷。

暂安奉殿——昭西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清朝皇室贵族的葬制汉化，⁸这一变化是诸多满洲旧制汉化的一部分，是历史进程的必然；因为墓主身份的特殊性，昭西陵由偶然而必然成了一个拐点，进而形成了重要制度。由于处在制度初创至形成过程中、墓主身份特殊、以宫殿为基础改建而成、地理位置独特等原因，昭西陵与清代其他太后陵乃至皇帝陵有较大差别。

第一，因为昭西陵在昌瑞山陵区风水围墙之外自成体系、且东距盛京昭陵路途遥远，所以在外宫门之南建有神道碑和券门四开的碑亭，其制不同于孝东陵。“以昭西陵距昭陵甚远，与孝东陵密迩孝陵不同，特建

1 《清世宗实录》卷一六，雍正二年二月辛未，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清实录》第7册，第279页，中华书局，1985年。

2 《清世宗实录》卷二六，雍正二年十一月辛酉，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清实录》第7册，第408页，中华书局，1985年。

3 《清世宗实录》卷二九，雍正三年二月辛巳，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清实录》第7册，第433、434页，中华书局，1985年。

4 《清世宗实录》卷三九，雍正三年十二月癸酉，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清实录》第7册，第567页，中华书局，1985年。

5 《清世宗实录》卷二九，雍正三年二月辛巳，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清实录》第7册，第434页，中华书局，1985年。

6 昆冈等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九四三，“工部·陵寝”，光绪二十七年外务部石印本影印本，第10册，第805、806页，中华书局，1991年。

7 刘敦桢：《易县清西陵》，图版二十八（甲），《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三期，中国营造学社，1935年3月。另见《刘敦桢文集》第二卷，第106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

8 刘毅：《昭西陵与清代帝后丧葬礼俗更易》，《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4期。



图一 清昭西陵内围墙宫门



图二 清昭西陵内外宫墙

碑亭”¹。昭西陵神道碑上刊刻满汉蒙古三体文字“孝庄仁宣诚宪恭懿至德翊天启圣文皇后之陵”（中满、右汉、左蒙），以夔夔承托。这种仿拟皇帝陵规制的做法一般不用于其他太后陵，比昭西陵早的孝东陵、晚的泰东陵都没有神道碑亭；晚清两度垂帘听政的慈安、慈禧两太后修建定东陵时，依昭西陵例各建神道碑亭于陵宫前。

第二，清代皇太后陵的陵宫主体建筑依次为隆恩门（宫门）、隆恩殿、三座琉璃花门（陵寝门）、石几筵祭台、明楼、宝城。三座琉璃花门建在隆恩殿与明楼之间，用以分隔出“前朝后寝”，使前后两重院落侧重点不同，前者突出象征前朝的隆恩殿，后者突出象征后寝的明楼、宝城。昭西陵的三座琉璃门紧接在宫门后，是原先拆迁慈宁宫的宫门，作为陵宫内围墙之门，与其他太后陵三座琉璃花门的意义不同，不是陵寝门〔图一〕。昭西陵原来的享殿与奉厝梓宫的宝殿相距太近，改建后无法容纳许多建筑，所以仅在隆恩殿东西两侧各设卡子墙以分前后，在卡子墙上各开一门，即东西陵寝门。

第三，清代关内大部分帝陵和太后陵，隆恩殿都是面阔五间、重檐歇山顶，只有仁宗继后昌西陵、宣宗慕陵以及慕东陵简化为单檐歇山顶。昭西陵的隆恩殿是五开间重檐庑殿顶，这是明清宫殿屋顶规制中的最高等级，应该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因拆迁慈宁宫殿宇复建而然。

第四，昭西陵明楼宝城之制与孝陵、景陵有较大差别，其明楼下方城后面就是宝顶，方城券洞尽头的东西两侧各有券洞扒道一条，设石阶以上至宝顶。明楼和宝顶紧相衔接，没有月牙城、转角礅、琉璃照壁等，其制度与明长陵相同。营造年代早于昭西陵的孝东陵、稍晚的泰东陵以及后来的两座定东陵明楼宝城之制皆同昭西陵，但孝东陵、泰东陵的方城券门内都是坡道向上，昭西陵不用斜坡，而是以三组各两级石阶来解决前后的高度差。

第五，清朝东西二陵中所有帝陵、太后陵的陵宫都只有一重围墙，昭西陵却有两重围墙〔图二〕。究其原因，主要是东、西两陵陵区外围各有风水围墙防护，而昭西陵则孤立于风水围墙之外，多设一重宫墙增加安全感。还在孝庄皇后暂厝奉安之初，圣祖就为这里的安全工作做了具体的安排，传谕管事大臣内务府总管：“看守暂行永设殿最为紧要，露陈之器甚多，所派章京又俱系新用，未曾谙练，且在外看守，朕未释于怀。

1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七十八辑，第772册，第5699、5700页，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4年。

孝陵章京不敢轻用，其陵上（应指已经葬入皇后的圣祖寿陵）章京看守年久，熟悉旧规，且系内地，虽不看守，犹可无妨。著就此内章京选择贤能者，以其半调往暂行永设殿看守”¹。昭西陵两重宫墙之设无关乎等级典制，主要是为了加强防护，这在关内诸陵中绝无仅有。

孝庄文皇后没有与太复合葬于盛京昭陵，而是葬在了儿孙等人陵园的大门之外，这种看似诡谲的举措曾经引起很多猜疑。直到1990年夏笔者在东陵调查时，仍能听到陵区的老人们讲述昭西陵之设是惩罚孝庄皇后为儿孙看守大门，谓孝庄皇后于顺治间改嫁太宗之弟摄政王多尔衮，死后羞见太宗，葬在此地为子孙看守陵园门户。关于太后下嫁，清史研究的开山祖师孟心史先生有《太后下嫁考实》专文考论，认定“太后下嫁之证无有。而旧时所以附会其下嫁者，皆可得其不实之反证”²，此讹既破，则“守门”之说自不待辩。

2. 泰东陵

泰东陵位于西陵中世宗泰陵东北约1.5公里的东正峪，墓主为高宗生母孝圣宪皇后。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后金开国功臣额亦都后裔，满洲镶黄旗四品典仪凌柱之女。钮祜禄氏十三岁时入世宗（时封贝勒）府，康熙五十年生高宗。世宗即位封为熹妃，后晋熹贵妃。高宗即位，尊为崇庆皇太后，在乾隆鼎盛之世当了40余年皇太后，高宗以天下奉养，得亲见曾、玄孙，乾隆四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以八十六岁高龄薨于圆明园长春仙馆，同年四月葬泰东陵，累上尊谥曰“孝圣慈宣康惠敦和诚徽仁穆敬天光圣宪皇后”。

泰东陵神道通泰陵神道，陵宫前为一路三孔石拱桥，1930年代调查时所见“陵前左右平桥已毁，止存中央三孔石桥一座”³；现存泊岸部分已经看不出原有平桥的遗迹。桥北为隆恩门广场，神道以东有神厨、神庖、宰牲亭院落。隆恩门前东西两侧各有朝房和守护班房。隆恩门五间两进式，单檐歇山顶，门额下另饰天花。

隆恩殿五间三进，中为门三槽，重檐歇山顶，前有月台，殿座并月台周围环以汉白玉石栏〔图三〕。月台上原陈列铜鼎式炉二、铜鹤鹿各一，现仅存石座。隆恩殿前左右分别为东西配殿各五间，单檐歇山顶；配殿南各有黄琉璃砖瓦覆面的焚帛炉一座。

隆恩殿后中轴线上为陵寝门，即并列的琉璃花门三座，门内正中为石几筵祭台，其后为明楼和宝城。明楼重檐歇山顶，檐下悬榜额题曰“孝东陵”；楼内竖朱砂碑，额篆“大清”，碑身楷书“孝圣宪皇后之陵”。明楼与宝顶紧相衔接，没有月牙城、转角礅、琉璃照壁等设施；明楼台基前部有礅以通上下。

泰东陵建于乾隆盛世，是清代最典型的一座皇太后陵〔图四〕。该陵中轴上的主体建筑隆恩门、隆恩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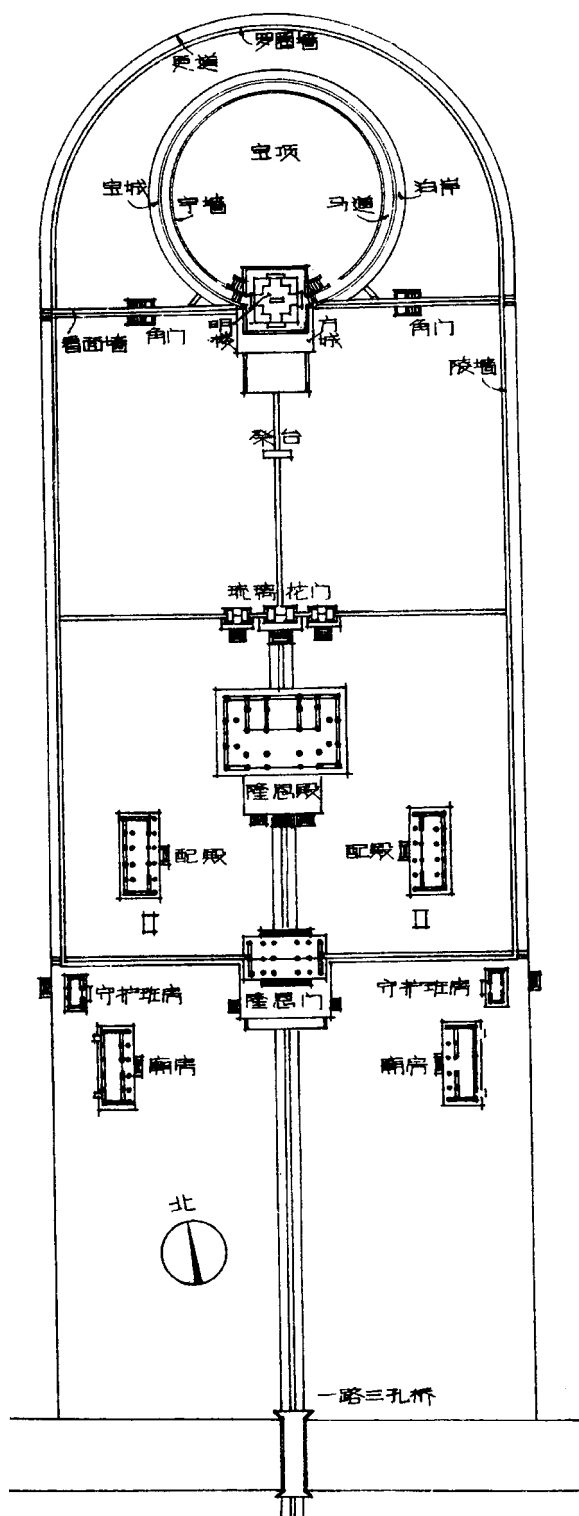


图三 清泰东陵隆恩殿

1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1767页，中华书局，1984年。

2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第166页，中华书局，1986年。

3 刘敦桢：《易县清西陵》，载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三期，1935年3月。另见《刘敦桢文集》第二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



图四 清泰东陵平面图（引自刘敦桢《易县清西陵》）

陵寝门、石几筵祭台、明楼、宝城等与泰陵规制相同，惟尺寸有所收缩，比帝陵减宫门前左右石拱桥二、神道碑亭一、二柱门一。其主体建筑的榜额、石碑皆并用满汉蒙三体文字，与帝陵相同。从现存石座来看，昭西、孝东二陵隆恩殿月台上仅陈列铜鼎式炉二，泰东陵增设铜鹤、鹿各一（鹤左鹿右），体制上更接近皇帝陵（左右各2件，鹤前鹿后）。崇庆皇太后死后六天，高宗谕令：“其月台陈设之铜鼎炉、鹤、鹿，即现交造办处上紧赶铸，以便运送”¹。这一变革为此后的诸皇太后陵所效仿。

3. 昌西陵

昌西陵位于清西陵仁宗昌陵以西偏南的望仙山下，墓主为仁宗继配孝和睿皇后。孝和睿皇后，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吏部尚书恭阿拉之女，仁宗在藩邸时为侧福晋。仁宗即位，受封为贵妃；嘉庆二年（1797年）二月，仁宗元配孝淑皇后喜塔腊氏薨，太上皇高宗敕谕拟由钮祜禄氏正位中宫，先封皇贵妃。嘉庆六年四月，孝淑皇后、太上皇丧期已满，钮祜禄氏乃被正式册立为皇后。嘉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仁宗病死热河行宫。孝和皇后担心一时找不到传位密旨而出现混乱，乃于北京皇宫中传懿旨令元后所生皇次子绵宁（宣宗）即位。宣宗即位后尊为恭慈皇太后，奉居永寿宫，以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十二月十一日病故，享年七十有四，道光末至同治初累加谥曰：“孝和恭慈康豫安成钦顺仁正应天熙圣睿皇后”。咸丰三年（1853年）初，葬于昌西陵。

昌西陵陵宫前为一路三孔石拱桥，两侧有左右石平桥。桥北为隆恩门广场，神道以东有神厨、神库、宰牲亭院落。隆恩门前东西两侧各有朝房和守护班房。隆恩门三间两进式，为门三槽，单檐歇山顶。

隆恩殿面阔五间，但两梢间甚窄，宽不足2m，仅俱形式；单檐歇山顶，前有月台，殿座并月台周围没有

¹ 《清高宗实录》卷一〇二五，乾隆四十二年正月乙未，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清实录》，第21册，第745页，中华书局，1986年。

汉白玉石栏板，神道正中亦无雕饰龙凤的丹陛石。月台上陈列铜鼎式炉二、铜鹤鹿各一，现仅存石座。隆恩殿前左右有东西配殿各三间，单檐歇山顶；配殿南各有黄琉璃砖瓦覆面的焚帛炉一座。

隆恩殿后有玉带河一道，上建平桥三座，桥后为陵寝门，中门为琉璃花门一座，门额白石上雕镂三体文字“昌西陵”；两侧为过梁式随墙门，不建门垛和歇山顶。陵寝门内正中为石几筵祭台，石台北为泊岸，高出地表约 1.4m，其上正中偏北建宝顶，无方城明楼、宝城之设〔图五〕。宝顶圆形，直径约 11.2m，以城砖砌成，顶边缘覆黄琉璃瓦，下为汉白玉须弥座。宝顶下为一边长 17.57m、高 1.1m 的正方形砖砌基座，以青白石包砌边缘，正前方出石阶 6 级。



图五 清昌西陵石几筵祭台、宝顶

昌西陵开始修建于孝和皇后崩逝以后的咸丰元年，但基址可能在其生前已经勘定，道光三十年正月十二日宣宗谕内阁：“昌陵迤西，择有佳壤，地基宽广，山川气势环抱，本拟为大行皇太后吉地，今谨定为昌西陵。明年取吉兴工”¹。昌西陵参酌慕陵制度，规制简易，比其他皇太后陵裁减明楼、宝城及相应的朱砂碑等；隆恩门、东西配殿、陵寝门等主体建筑在开间和形式上亦有所简化。隆恩殿虽然保留了五开间之制，但规模明显收小，面阔 17.61m、进深 13.51m（泰东陵隆恩殿面阔 29.6m、进深 20m），并且将大殿及月台周围的栏板、柱头以及六个角上的石兽俱行裁撤。

4. 定东陵

两座规制相同的定东陵建于清东陵界内文宗定陵以东，和裕妃园寝相毗邻。其西侧普祥峪（原名平顶山）定东陵，葬文宗继配孝贞显皇后（慈安太后），东侧普陀峪（原名普陀山）定东陵，葬穆宗生母孝钦显皇后（慈禧太后）。普祥峪定东陵有青白石神道联通定陵神道，至陵宫前拐弯处另伸出一支线通向普陀峪定东陵。

孝贞显皇后，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广西右江道穆扬阿之女。生于道光十七年七月十二日，初侍文宗潜邸，咸丰二年封贞妃、进贞贵妃，同年十月册立为皇后。咸丰十一年穆宗即位尊为母后慈安皇太后，与嗣皇帝生母一起垂帘听政，因其居住在大内东六宫的钟粹宫，俗称“东太后”。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十日，慈安太后卒死于宫中，享年四十有五。同年九月十七日，葬于普祥峪定东陵，光绪至宣统初累上尊谥曰：“孝贞慈安裕庆和敬诚靖仪天祚圣显皇后”。

孝钦显皇后，叶赫纳喇氏，满洲镶黄旗人，安徽徽宁池广太道台惠徵之女。生于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日，咸丰元年以秀女入宫，初封贵人。四年二月封懿嫔，六年三月生皇长子载淳（穆宗），晋懿妃，次年正月再晋懿贵妃。咸丰十一年穆宗即位尊为圣母慈禧皇太后，因其居住于皇宫西路储秀宫，俗称“西太后”。穆宗初立，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訢发动宫廷政变，文宗临终指定的肃顺等八位赞襄政务顾命大臣或杀或免，两宫皇太

¹ 《清宣宗实录》卷四七六，道光三十年正月乙巳，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清实录》，第 39 册，第 992 页，中华书局，198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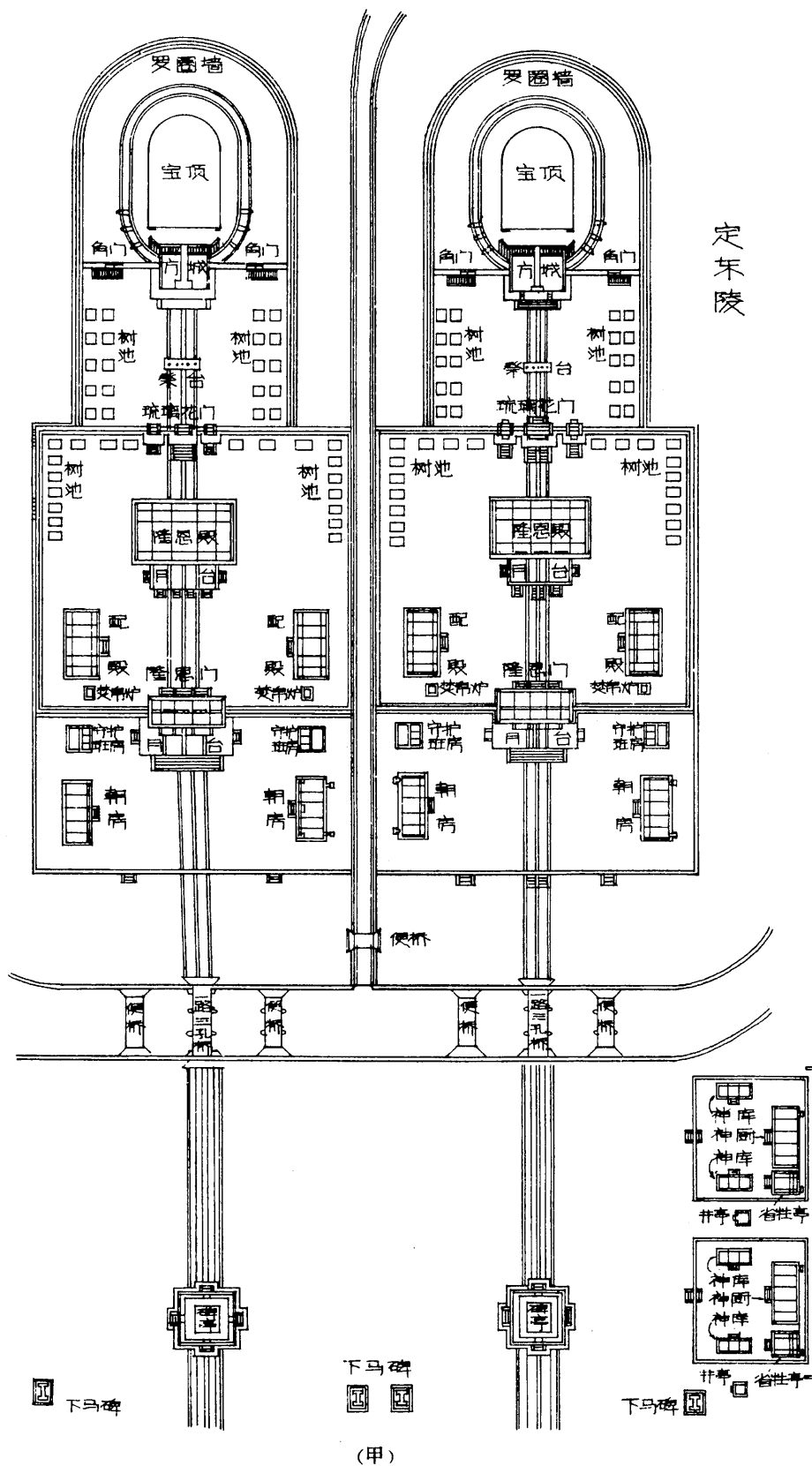
后垂帘听政。慈安太后不谙政务，朝廷大权掌控于慈禧太后之手，成为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穆宗死后，她定议册立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为帝（德宗），再度垂帘听政。光绪十五年二月德宗名义上亲政，但实际仍秉太后命行事。二十四年八月，她发动政变，软禁了主持戊戌变法的德宗，三度垂帘听政。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她宣布以嗣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其长子溥仪送入宫内教养；二十一日，德宗驾崩于南海瀛台；二十二日，七十四岁的慈禧太后亦死于西苑。慈禧太后当国48年，皇太后尊徽号累加为“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议定即以徽号为尊谥，称“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长达22字，超过了清朝所有皇太后，而与太宗以下列帝比肩。同年十月初四日，葬普陀峪定东陵。

两座定东陵同始建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八月二十日，完工于光绪五年六月二十二日。两座陵宫东西并列，中隔一条马槽沟，有石平桥相连〔图六〕。神厨库两组各为一院落南北并列，设置于两陵的东南方（即慈禧陵一侧），南为慈安陵所属、北为慈禧陵所属。二陵陵宫的规模、规制完全相同，主体建筑依次为神道碑亭、三孔神道石拱桥及左右石平桥、东西朝房和守护班房、五间两进单檐歇山顶隆恩门、五间三进重檐歇山顶隆恩殿及各为五开间的单檐歇山顶东西配殿、三座琉璃花门（陵寝门）、石几筵祭台、明楼、宝顶。

定东陵的建筑结构和形式基本仿效泰东陵，但比泰东陵增设神道碑及碑亭，在一些细节处理上也更接近帝陵制度。定东二陵中有两处细部装饰不但不同于其他皇太后陵，甚至也超越了所有的清代皇帝陵。一是隆恩殿前丹陛石上的石雕不是常见的龙凤呈祥式的升龙降凤东西并列，而是凤上龙下的“凤引龙”形式，并且使用了高浮雕加透雕、圆雕等技法，工艺精湛；二是陵寝门（三座门）的门垛上均饰有琉璃花〔图七〕，而其他帝后陵都只有中门门垛上装饰琉璃花（昭西陵隆恩殿前三座门上皆饰琉璃花是拆迁宫殿而然）。此外，二陵的隆恩殿及月台之台基全部环以石栏板，不仅超过了规制简易的昌西陵和慕东陵，而且也超逾了时代大体相当的定陵和惠陵两座帝陵。

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因出现木构糟朽、砖石酥裂现象，普陀峪定东陵又开始全面大修，工程前后持续了十几年，直到慈禧太后驾崩的当月才完工。重修工程几乎涉及陵宫的各个部位，尤其是隆恩殿及两配殿全部重建，其用材之讲究、装饰之精美，又远远超过了西邻的慈安陵。比较突出的几点是：隆恩殿及配殿的主要木构件全部采用海南黄花梨木，殿外壁磨砖对缝成砌，不施朱垩，内壁饰以筛扫红黄金吉祥图案砖雕；隆恩殿内64根明柱上全部饰以鎏金铜龙，连同东西配殿，三殿内部梁枋图案全部以金箔装饰（通常饰以彩绘）；环绕大殿及月台台基的汉白玉栏板及柱身、柱头，全部加以雕饰，而且是阳纹凸雕，栏板上的主题图案是凤在前回首顾龙的“凤引龙”，栏板间的望柱头全部雕饰凤凰，柱身外露两面为升龙纹〔图八〕。重修后慈禧陵的这些做法为清代其他帝后陵墓所不见，其精致程度甚至超过了大内的主要宫殿。

两座定东陵陵宫前各有下马碑，由于陵宫并列，慈安陵东下马碑和慈禧陵西下马碑毗邻并列，但二陵下马碑上的文字却不相同。清代帝后陵前下马碑上一般都是刊刻双钩楷体“官员人等至此下马”，满汉蒙三种文字合璧（关外三陵补立于乾隆时期的下马碑是满汉蒙藏回五体文字）；慈安陵下马碑与东陵其他下马碑文字一致。而慈禧陵宫前下马碑上所书文字为“官员至此下马”，比正常少“人等”二字，与其他帝后陵不同，不知是否有特殊用意。



图六 清定东陵平面图（引自刘敦桢《易县清西陵》）



图七 清定东陵慈安陵寝门



图八 清定东陵慈禧陵隆恩殿月台雕饰

（二）皇太后陵与妃园寝合二为一

清代有两座皇太后陵和妃园寝合二为一的陵墓，即孝东陵和慕东陵。孝东陵是以皇太后陵兼祔葬妃嫔，是清代后妃陵墓制度形成中的过渡；慕东陵则是即妃园寝而升格改建，不尽符合太后陵规制，属于特殊事例。

1. 孝东陵

孝东陵位于孝陵东北约 0.5 公里处，有石幔神道与孝陵主神道相接。墓主是清世祖继配皇后——孝惠章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她是蒙古科尔沁贝勒卓尔济之女，废后侄女、孝庄皇后侄孙女，顺治十一年六月册立为皇后。世祖对于新皇后依然冷淡，甚至在顺治十五年正月还曾经以皇后在皇太后病中“礼节疏阙”为由下令停进中宫笺表。圣祖即位，尊为母后仁宪皇太后，屡上徽号曰：“仁宪恪顺诚惠纯淑端禧皇太后”。她是清朝在位最为年久的皇太后，薨于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享年七十有七，次年三月葬于孝东陵。初谥及雍正、乾隆间累加尊谥曰：“孝惠仁宪端懿慈淑恭安纯德顺天翼圣章皇后”。

在《清圣祖实录》等清代官方文献中没有找到孝东陵确切的始建年代，但《实录》康熙三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的一条记载比较有价值：这天，清圣祖“诣暂安奉殿、孝陵行礼，奠酒举哀毕，至仁孝皇后、孝昭皇后、孝懿皇后陵奠酒举哀。是日，上奉皇太后阅视孝陵东旁宝城”¹。而资料原始性更强的《康熙起居注》对于此次祭陵的记载更为详细，但却没有提到阅视陵工之事：“初六日乙巳，上诣暂安奉殿行三跪九叩头礼、三奠酒、举哀，继诣孝陵行三跪九叩头礼、三奠酒、举哀。毕，至陵三奠酒、举哀”²。按照清代一般通例，以祭陵之便阅视陵工，大都是在陵墓刚刚竣工后最近的有关祭日。从《起居注》、《实录》所载此次东陵全部行程内容来看，这段时间内并没有大祭，则此行的主要目的很可能就是奉太后查看寿陵；而《起居注》官认为此事无关礼制，故而未载。康熙三十二年十一月初应该是孝东陵（至少是宝城部分）建成的年代下限；其营造年代的上限，应该不会早于孝庄文皇后奉厝的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孝东陵是继孝庄皇后暂安奉殿之后清朝第一座正式的皇太后陵，太后陵的许多制度由此确定〔图九〕。

孝东陵神道自孝陵主神道分岔，起点在五孔石桥以北孝陵的东砂脚上，向东北弯转，至一路三孔石拱桥

1 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清实录》，第5册，第762页，中华书局，1985年。

2 台北故宫博物院：“国立故宫博物院”珍藏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4册，第2157、2158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9年。

到达陵宫前。石拱桥西（右）侧有平桥一座，东面限于地势没有对称的平桥，拱桥东为神厨库和宰牲亭院落。陵宫平面为前方后圆形，前后两进院落。隆恩门面阔五间进深两间，中为门三槽，单檐歇山顶；门前有东西朝房各五间和守护班房。隆恩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重檐歇山顶，前出月台，环以石栏板，其上陈设铜鼎式炉二，现仅存石座；殿前有东西配殿各五间，两配殿南稍前各有琉璃砖面焚帛炉一座。隆恩殿后为陵寝门，三座琉璃



图九 清孝东陵隆恩门前

花门形式。琉璃花门内神道正中为石几筵祭台，祭台后北部正中是方城明楼和宝城。其制与昭西陵、泰东陵相同，为方城券洞终端分出东西扒道转弯上达宝城，无月牙城之设，宝城圆形；但方城两侧不建卡子墙和相应的随墙门，与其他帝后陵不同，没有界分出第三进院落。

后寝部分自琉璃花门至方城明楼的神道两侧各有小宝顶 2 列，南北纵向排列；其中神道东侧 4 座、靠近东宫墙 10 座，神道西侧 3 座、靠近西宫墙 11 座，总计 28 座。宝顶砖砌，外抹红灰，直接落于地面，没有砖石台基。各宝顶没有明显的大小差别，均呈门钉状，但向上收分明显，和景陵妃寝及以后的妃嫔宝顶造型不尽相同，直径和高度的比例相对较小。

孝东陵是明清陵寝制度嬗变过程中后妃陵墓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界标和拐点。还原到康熙三十年前后孝东陵的初建时期，很难肯定从一开始就是要建成一座“皇太后陵”，所以后来的昭西陵、泰东陵等与之差异十分明显。孝东陵是清代后妃墓葬制度形成过程中的一个过渡形式，皇太后陵和妃园寝分列的设计思想还没有完全成型。孝东陵在清代帝后陵墓总体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可以从如下几方面来分解讨论：

第一，和孝陵、景陵这两座皇帝陵相比，孝东陵裁减了神功圣德碑及大碑楼、神道石像生、龙凤门或牌楼门、神道碑及神道碑亭、二柱门等，而神厨库、朝房和守护班房、隆恩门、隆恩殿及东西配殿、三座琉璃花门、石几筵祭台等则仿拟帝陵规制。因此可以说，孝东陵奠定了清朝皇太后陵的基本制度，此后各太后陵营造规格虽不尽相同，但基本制度却少有突破。

第二，自雍正初年正式兴建昭西陵开始，清代各皇太后陵宫前皆各有左右下马碑；昭西陵和两座定东陵还各有神道碑及碑亭。神道碑及碑亭之设关乎礼制；而下马碑可能没有那么复杂，应该是皇太后陵前的普通设施。孝东陵的情况比较特殊，在其陵宫前左右未见有下马碑，但在乾隆三十七年时工部奏准：“孝东陵下马碑松树一株，支架作为蟠龙松”¹。这是孝东陵也有下马碑的明证。从两陵实际位置关系来看，孝陵的东下马碑位于孝陵陵宫前东砂脚之上、在孝东陵的石埧神道北侧，或许此下马碑在当时曾被视为孝东陵所有、或二陵共用。无论哪种情况，都说明孝东陵的从属性更强，皇太后陵还没有从对帝陵的依附关系中剥离出来。

第三，孝东陵的命名，涵括了太后陵的地位及其与所属帝陵的关系，确立了清朝皇太后陵的定名模式。

¹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六十九辑，第 690 册，第 6869 页，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2 年。

孝惠章皇后初葬时尚未有陵名，官方文献只称为“新陵”，大葬当日的《清圣祖实录》记载：“孝惠章皇后梓宫奉安新陵地宫”¹；在此前后其他相应的礼仪活动也都称之为“新陵”。直到十个月后的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二月，才由礼部等衙门题奏：“古来帝后有不合葬而自为陵者，俱就方位定名。今孝惠章皇后陵即在孝陵之东，不必另立陵名，臣等恭拟‘孝东陵’字样，仰候钦定”²。孝东陵于是得以命名。称陵，表示帝后一体并尊；沿用帝陵名称加系方位，则申明从属关系、尊卑等序。皇太后陵不单独命名的原则已肇始于汉代，据《汉旧仪》记载：“南陵，即文帝薄太后葬之所，亦谓南霸陵”³。这是说汉薄太后近子孝文帝而葬，即以文帝霸陵参照命名。东汉时期，皇帝与嫡皇后合葬，嗣皇帝如系庶出，其本生母妃之墓可尊为“陵”，即以其相对于所陪葬皇帝陵墓的方位而定名。如“永元（89～105年）中，和帝追尊其母梁贵人曰恭怀皇后，陵[曰西陵]。……安帝以清河孝王子即位，建光元年（121年），追尊其祖母宋贵人曰敬隐后，陵曰敬北陵。……顺帝即位，追尊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⁴。以帝陵名加系方位，清孝东陵的命名，很可能是借鉴了东汉追尊皇后命名的做法。

第四，孝惠章皇后和诸妃合葬之墓既以陵名，表示这里是皇太后的奉安之地，诸妃嫔是祔从，陵寝后院大小宝顶的排列方式昭示出主从分明；雍正初年，原本是权宜之计的暂安奉殿被改建成正式的昭西陵，单独的、不与诸妃嫔同葬的皇太后陵之制已经呼之欲出。乾隆元年，清世宗泰陵工程即将告竣，主持陵工的和硕恒亲王弘晷、内大臣户部尚书海望以地宫中是否照景陵例安设龙山石（固定棺位用）以及是否为崇庆皇太后预留万年后梓宫安放分位，向高宗请旨，高宗即将此意转达皇太后，皇太后懿旨：“世宗宪皇帝梓宫奉安地宫之后，以永远肃静为是。若将来复行开动，揆以尊卑之义，于心实有未安。况有我朝昭西陵、孝东陵成宪可遵，泰陵地宫不必预留分位”⁵。于是高宗谕令：世宗等人大葬后，泰陵玄宫石门即行永远封闭；将为崇庆皇太后另择万年吉地。从这道谕旨上溯到孝庄文皇后暂安奉殿之设，前后经历了将近50年。至此，皇帝入葬地宫、石门即行封闭，未能与皇帝同时入葬的皇后、嗣皇帝本生母另行就近建陵，乃成定制。

第五，孝东陵中以世祖诸妃嫔祔葬，继稍早开辟使用的景陵园寝之后，再次确认了诸妃嫔集中近帝陵而葬之制，使得明代以来的后妃埋葬形式益加规范化。由于实行宫妃殉葬之制，明初妃嫔多从葬于帝陵玄宫，只有少数人祔葬于帝陵左右。《大明会典》记载：“孝陵（明太祖陵，在南京钟山）四十妃嫔，惟二妃葬陵之东西，余俱从葬；长陵（明成祖陵，在昌平天寿山）十六妃余俱从葬；献陵（仁宗陵）七妃，三葬金山，余俱从葬；景陵（宣宗陵）八妃，一葬金山，余俱从葬”⁶。那些殉葬的妃嫔应该是祔棺于帝陵玄宫的配殿（耳室）之中，湖北钟祥郢靖王（卒于永乐十二年）墓发掘时揭示出比较清晰的殉葬现象：该墓玄宫中室两旁的左右侧室中各发现三具红漆木棺的遗迹，从牙齿判断，殉葬者都是未成年人⁷。明英宗遗诏废止宫妃殉葬，规定后妃寿终

1 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清实录》第6册，第729页，中华书局，1985年。

2 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清实录》第6册，第767页，中华书局，1985年。

3 孙星衍校集：《汉旧仪》补遗卷下，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第102页，中华书局，1990年。

4 司马彪：《后汉书志》第九《祭祀下》，参见宋云彬等点校本《后汉书》第11册，第3197页，中华书局，1965年。汉和帝刘肇，孝章帝第四子，母梁贵人，章帝陵名曰敬陵。汉安帝刘祜，孝章帝之孙，祖母章帝宋贵人。汉顺帝刘保，孝安帝之子，母李氏，安帝陵名曰恭陵。

5 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清实录》第9册，第573页，中华书局，1985年。

6 申时行等奉敕重修：《大明会典》卷九〇，《礼部·坟陵等祀》，第1423页，影印明万历十五年刊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

7 院文清等：《湖北省钟祥市明代郢靖王墓发掘收获重大》，《江汉考古》2007年第3期。

依序祔葬，“殉葬非古礼，仁者所不忍，众妃不要殉葬。……皇后他日寿终宜合葬，惠妃亦须迁来，以后诸妃次第祔葬”¹。但这个遗诏并没有被完全遵守。英宗以后诸帝妃嫔并没有祔葬帝陵，并且只有少数得宠者葬于天寿山陵区中的银线山、袄儿峪、锦屏山等处，更多的妃嫔主要集中埋葬于京城西郊金山。1951年，在金山南麓的董四墓村先后发掘过熹宗三妃合葬墓和神宗七嫔合葬墓²，1963年，在镶红旗营发现宪宗妃墓7座³。晚明时还有妃



图十 清孝东陵明楼、宝顶

嫔葬于西郊翠微山等处，这一带曾出土过光宗恭懿庄妃李氏的扩志⁴。清世祖自卜寿域于昌瑞山，顺治十五年（1658年）九月将卒于当年三月的悼妃博尔济吉特氏葬在陵区范围以西的黄花山，后来又有贞妃栋鄂氏、恪妃石氏也相继葬于悼妃陵园，在此期间的康熙二年清明节，“端敬皇后梓宫发引，暂安黄花山”⁵。可见黄花山诸妃墓葬区的范围并不小，这里很可能是清世祖最初仿明金山之制而划定的妃嫔墓葬区。康熙五十七年，悼妃陵园内的诸妃随孝惠章皇后大葬而迁入孝东陵，原妃墓葬区废弃，由此进一步强化了清代诸妃嫔皆于所奉帝陵左右集中安葬的制度。孝东陵方城明楼东西两侧之所以不设卡子墙，应该与孝东陵功能的设计思想有关：既用于世祖诸妃合葬而又要突出孝惠皇后的尊贵地位〔图十〕。孝东陵后寝区的宝顶布局成为清代后妃墓葬中的特例。

2. 慕东陵

慕东陵位于西陵界内宣宗慕陵东北的双峰岫，葬孝静成皇后和宣宗诸妃嫔。

孝静成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刑部员外郎花良阿之女，初入宫封静贵人，累进至静皇贵妃。孝全皇后死后，宣宗命代为抚养所生皇四子奕訢（文宗）。文宗即位，尊为皇考康慈皇贵太妃，奉居寿康宫。咸丰五年（1855年），太妃病笃，七月初一日，由所生皇六子恭亲王奕訢力请，晋尊为“康慈皇太后”。初九日，皇太后病故，清文宗以太后自谦为辞，上尊谥曰“孝静康慈弼天抚圣皇太后”，不系宣宗谥，神主亦不升祔太庙。穆宗即位，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奕訢为议政王，孝静皇后始按清朝历代皇后之制于尊谥之后加系帝谥，神主升祔太庙。至宣统间尊谥累加为：“孝静康慈懿昭端惠庄仁和慎弼天抚圣成皇后”。

咸丰五年七月，文宗谕令军机大臣：“将来大行皇太后奉安，即拟以慕陵妃园寝作为山陵，惟宝城之后必须筑墙一道，以崇体制。至园墙亦须有路可通，应于何处开门，以便出入，并著基溥、庆祺会同相度，详细覆奏”⁶。十二天以后，又就慕东陵具体制度传谕内阁：“慕陵妃园寝，为皇考钦定位次，即为大行皇太后灵

1 《明实录》第21册，第7172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2 考古研究所通讯组：《北京西郊董四墓村明墓发掘记——第一号墓》，《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2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郊发掘团专家组：《北京董四墓村明墓发掘记——第二号墓》，《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2期。

3 参见《新中国考古五十年》，第22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4 刘精义等：《明代妃嫔陵园及扩志》，《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2期。

5 《清实录》第4册，第139页，中华书局，1985年。

6 《清实录》第42册，第927页，中华书局，1986年。



图十一 清慕东陵宝顶、石几筵祭台、陵寝门



图十二 清慕东陵庄顺皇贵妃宝顶

爽所凭，自应恪守成规，借安慈驭。谨将慕陵妃园寝恭定为慕东陵。此次奉移大行皇太后梓宫即暂安于慕东陵正殿”¹（最初设计暂安梓宫于慕陵西配殿）。慕东陵由原来的慕陵妃园寝改建，在一定程度上又参照昌西陵之制，规制比较简单。

陵宫前为并列三座石平桥，神道不用石螭，而以方砖墁铺。桥北为隆恩门广场，神道以东有神厨、神库、宰牲亭院落。隆恩门前东西两侧各有朝房五间和守护班房三间。隆恩门三间两进式，为门三槽，单檐歇山顶。隆恩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单檐歇山顶，前有月台，殿座并月台周围没有汉白玉石栏板、六角上石兽等。慕东陵隆恩殿面阔 24.5m、进深 16.46m，规模大于昌西陵（面阔 17.61m、进深 13.51m），两梢间在观感上比例协调。月台上陈列铜鼎式炉二、铜鹤鹿各一，现仅存石座。月台前正中为石阶，没有雕饰龙凤的神道丹陛石。隆恩殿前左右有东西配殿各三间，单檐歇山顶。

隆恩殿后中轴线上为陵寝门，前有宽 6m 余的泊岸一道。中门为琉璃花门一座，门额白石上雕镌三体文字“慕东陵”，通皇太后陵墓区；东西两侧为过梁式随墙门，无门垛和歇山顶，通诸妃墓葬区。陵寝门中门内正中为石几筵祭台，石台北为宝顶，无明楼、宝城之设。宝顶圆形，青砖砌成，顶边缘覆黄琉璃瓦，下为汉白玉须弥座；宝顶下为正方形基座。

慕东陵后寝部分参酌昌西陵制度，但其规制比昌西陵更加简易，不仅没有明楼、宝城及相应的朱砂碑，后寝院落也很窄小，实际上只是在原来妃园寝的前部中央分割出一个独立的小院，南侧只有琉璃花门一座以通出入〔图十一〕，其北墙的东西两端各抹角，使太后陵墓区的北部成为三角形。

陵寝门东西两角门通向妃嫔墓葬区。孝静皇后陵东墙外、与孝静皇后宝顶并列的宝顶下葬庄顺皇贵妃乌雅氏，其宝顶亦坐落在方形台基上，比其余妃嫔宝顶多下部石须弥座〔图十二〕。乌雅氏，笔帖式灵寿之女，初出入宫封常在，进琳贵人，累进至琳贵妃，是宣宗晚年宠妃之一，文宗时尊为皇考琳贵太妃，穆宗时尊为皇祖琳皇贵太妃，卒于同治五年十一月。后来其孙载湉（德宗）登极，于光绪朝迭增祭品，略崇陵寝规制，但并未追尊为皇后。

这两座宝顶以北是宣宗诸妃嫔葬区，共葬贵妃 3 人、妃 4 人、嫔 4 人、贵人 4 人。宝顶分列为前中后 3 排，

1 《清实录》第 42 册，第 944 页，中华书局，1986 年。

每排5座，大小不等，前大后小。宝顶形制与诸陵妃园寝同。

孝静皇后是清代唯一的一位由嗣皇帝尊封却既非先朝原配、继配，也不是嗣皇帝本生母的皇太后，她的陵墓制度与清朝其他皇太后陵有很大不同。这其中文宗不愿意受挟制于恭亲王的心理因素，但为了与慕陵、昌西陵取得平衡应该是主因。孝东陵以太后陵兼祔葬妃嫔，当时清朝的后妃墓葬制度还没有完全确定，可以看做是制度形成中的过渡；慕东陵则是在妃园寝格局的基础上而升格改建，实质是从妃衙门中分割出一块而略加崇饰，不尽符合皇太后陵规制，与昌西陵、慕陵皆属于道咸间的特殊事例，其平面布局方式或许曾经受到过裕妃园寝的启示。

（三）妃园寝

从圣祖景陵开始，清代每座皇陵的近旁都集中建有妃嫔墓葬区，名曰“妃福地”、“妃衙门”。各妃园寝最初多以入葬地位最高者之名号而称为“某妃园寝”，待皇帝大葬确定陵名后，正式命名为“某陵妃园寝”；又因泰、裕等陵的妃园寝中都葬有皇贵妃，所以在嘉庆以后所修《大清会典》及其“事例”中也有“泰陵皇贵妃园寝”等称谓，唯景陵妃园寝不然。妃园寝在帝陵陵宫之东或西旁，视地势之所宜相度卜建，其基本平面布局为前朝后寝式两进院落，前院为享殿祭祀区，后院是墓葬区，每人一座小宝顶，按位号尊卑排列前后左右，数目多少不等，不建明楼；主要建筑物皆覆绿琉璃瓦。圣祖惠皇贵妃佟佳氏、惇怡皇贵妃瓜尔佳氏二人单独建园寝，宝顶前增设明楼；高宗纯惠皇贵妃葬裕妃园寝前排正中，亦建有明楼，此三人为特例。

1. 景陵妃园寝

景陵妃园寝位于景陵以东偏南约0.5公里处，葬圣祖48位妃嫔和1位皇子，分别为贵妃1人、妃11人、嫔8人、贵人10人、常在9人、答应9人，幼殇的皇十八子允祜祔葬于其生母顺懿密妃王氏墓旁；第5排中有一座空券，原为敬敏皇贵妃章佳氏之葬所，其棺后迁入景陵地宫。

景妃园寝坐北向南，前后两进院落，平面呈前方后圆形。最南端为一孔石拱桥架于马槽沟上，拱桥以东有石平桥一座。石拱桥与园寝宫门之间为方砖墁铺的神道，神道两侧各有东西厢房和班房，均覆灰瓦。宫门面阔三间、进深两间，为门三槽，单檐歇山顶，覆绿琉璃瓦。

宫门以内为第一进院落，中心建筑为享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单檐歇山顶，覆绿琉璃瓦，现仅余残垣；前出月台。殿内现存石须弥座三座，推知原有暖阁三间，供奉所葬妃嫔的神牌。享殿前原有焚帛炉一座，已不存。享殿以北为东西向院墙一道，辟门三，通第二进院落。中门饰绿釉琉璃砖瓦，单檐歇山顶；两旁分别为东西随墙角门，过梁式，无屋檐、门垛。

第二进院落为墓葬区，共有大小不等的宝顶50座，分为7排前后排列。自南而北，第1排2座、第2排4座、第3排5座、第4排7座、第5排10座、第6排11座、第7排11座。越靠后，横排线的弧度也越大，因而排之间的位次交错现象也就越严重〔图十三〕。各宝顶皆为圆柱体，高度、直径不等，三合土筑成，外抹红灰。宝顶下有长方形基座（月台）。

雍正修《大清会典》记景陵妃园寝制度为：“享堂五间，大门三间，仪门一座，茶膳房二座、各三间，



图十三 清景陵妃园寝宝顶



图十四 清景陵皇贵妃园寝享殿丹陛石雕

围墙长一百七十八丈。温僖贵妃、慧妃、平妃、良妃、荣妃俱在内葬”¹。对比景陵妃园寝现存格局,雍正《会典》多出“仪门一座”,或许是沿用此前之制。景陵妃园寝是昌瑞山陵区中最先建成的妃墓葬区。从有关记载推测,其最初建成使用的年代应该大体与景陵地宫相当,第一位入葬者——慧妃,与仁孝、孝昭两皇后同日安葬。康熙二十年三月初八日,“寅时,奉移两皇后梓宫安葬地宫礼成,上食、奠酒、举哀。前薨慧妃灵柩自暂厝地方同皇后梓宫移送于地宫左偏安葬,上亲临酌〔酌〕酒”²。慧妃,“博尔济金氏,乃科尔沁冰图郡王额济音之亲叔额德台吉之子三等台吉阿郁锡之女,选进宫中待年,方欲册封”,却不幸于康熙九年五月初八日“遽尔长逝”,经礼部议,“追封为慧妃”³。可见,不晚于康熙二十年三月,景陵妃园寝已经初具规模,只是当时还没有正式名称,与主陵的关系也尚未界定清楚。但既有此先例可循,才有康熙五十七年世祖诸妃迁祔孝陵,集中近孝陵而葬。

2. 景陵皇贵妃园寝

景陵皇贵妃园寝位于景妃园寝东南约0.5公里处,陵园坐北向南,前后两进院落,平面呈前方后圆形。内葬圣祖二位皇贵妃,俗称“双妃园寝”。

景陵皇贵妃陵园寝比一般妃园寝规格高,最南端为一孔石拱桥架于马槽沟上,拱桥西有石平桥一座、东有石便桥一座。石拱桥与园寝宫门之间为方砖墁铺的神道,神道两侧各有东西厢房和守护班房,均覆灰瓦。宫门面阔三间、进深两间,为门三槽,单檐歇山顶,覆绿琉璃瓦。

宫门以内第一进院落,中心建筑为享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屋顶已经坍塌,仅余残垣。殿座台基面阔26.4m、进深14.3m、高0.97m,前有月台。月台南面正中有丹陛石一块,浮雕立凤一只,背景为海水江牙和祥云。清代妃园寝享殿用丹陛石者仅此一例,其图案亦为其他陵园所不见〔图十四〕。享殿前左右为东西配殿各五间,单檐歇山顶,覆绿琉璃瓦。配殿南各有焚帛炉,外包砌绿釉琉璃砖。

享殿以北为横亘东西的院墙一道,辟门三,通第二进院落墓葬区。中门单檐歇山顶,覆绿琉璃砖瓦;两

1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七十九辑,第787册,第13929、13930页,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672页,中华书局,1984年。

3 《清实录》第4册,第445页,中华书局,1985年。



图十五 清景陵皇贵妃园寝明楼



图十六 清泰陵妃园寝宫门前

旁东西各为随墙过梁式角门一座。院内正中并列明楼宝城二座, 结构、法式完全相同[图十五]。方城建于高 1.26 米的台基之上, 前有礅碴以通上下。方城正中开辟券门, 向内斜坡而上到头分为东西两券洞扒道通达明楼、宝顶之上。城台上建明楼, 单檐歇山顶, 覆绿琉璃瓦; 楼内竖立陵碑, 额篆“大清”、碑身楷体“恧惠皇贵妃园寝”(东)或“惇怡皇贵妃园寝”(西), 为右满左汉二体文字。方城明楼之后紧接宝城, 仿拟皇太后陵制度, 无月牙城之设, 宝城平面为正圆形。根据陵碑所示, 东宝顶下所葬为恧惠皇贵妃瓜尔佳氏, 西宝顶下所葬为惇怡皇贵妃佟佳氏。

和其他妃园寝相比, 景陵皇贵妃园寝增设了享殿前的丹陛石和两侧配殿, 并且设置了方城明楼及宝城, 这是妃墓建置上的最大突破, 仿拟皇太后陵制度; 但享殿、明楼等皆为单檐歇山顶, 仍显示出等级上的差别; 而建筑物屋顶和宫墙覆瓦用绿琉璃以及神道幔砖等, 则是遵守了妃嫔陵园本身的等制。乾隆二年五月二十日谕旨总理事务王大臣: “朕自幼龄仰蒙皇祖慈爱, 抚育宫中, 又命太妃皇贵妃、太妃贵妃提携看视, 两太妃仰体皇祖圣心, 恩勤备极周至, 朕心感念不忘, 意欲为两太妃千秋之后另建园寝。令王大臣稽查旧例, 王大臣奏称古有另建园寝之制, 今若举行, 与典礼允协。朕奏闻皇太后, 钦奉懿旨允行。可传谕该部, 于景陵稍后附近之处敬谨相度, 择地营造。其规制稍加展拓, 以昭朕敬礼之意”¹。七月, 又谕: “淳郡王等所奏太妃园寝规制, 朕已览悉, 著照所奏行。向来妃园寝之例具用月台, 今修建太妃园寝著仿照方城式样, 上建碑楼, 其规模酌量简小, 用绿色琉璃瓦料”²。由这两道上谕可以看出, 二妃单独建园寝并且在一定范围内超逾常制, 皆出自清高宗特旨。

3. 泰陵妃园寝

泰陵妃园寝位于泰陵东北约 1 公里的杨树沟, 内葬世宗 21 位妃嫔, 分别为皇贵妃 1 人、妃 3 人、嫔 1 人、贵人 5 人、常在 7 人、格格 4 人。

陵园基本坐北向南, 前后两进院落, 平面呈前方后圆形, 建筑规制大体与景妃园寝相同。最南端为一孔石拱桥架于马槽沟上, 拱桥以东有石平桥一座。石拱桥与园寝宫门之间为方砖幔铺的神道, 神道两侧各有东

¹ 《清实录》第 9 册, 第 759 页, 中华书局, 1985 年。

² 《清实录》第 9 册, 第 811 页, 中华书局, 1985 年。



图十七 清裕陵妃园寝享殿及陵寝门

来亦见于慕东陵。

第二进院落中宝顶分为3排前后排列。自南而北，第1排5座、第2排9座、第3排7座。宝顶呈圆柱形，皆建于方形台基之上，前、中、后三排规模依次递小，前、中两排宝顶台基为石阶5级，后排为石阶3级。相比景妃园寝而言，泰妃园寝各宝顶的排列和营造規制体现出更明显的等级差别，反映出清代妃墓及相应制度的进一步规范化。

4. 裕陵妃园寝

裕陵妃园寝位于裕陵西旁偏北，葬高宗36位后妃，分别为皇后1人、皇贵妃2人、贵妃5人、妃6人、嫔6人、贵人12人、常在4人。其中皇后即高宗继后乌喇纳喇氏，实际上是祔棺于纯惠皇贵妃地宫内。纯惠皇贵妃苏佳氏，初侍高宗藩邸，即位封纯嫔，乾隆十年晋纯贵妃，二十五年四月再晋皇贵妃，当月薨。

裕妃园寝坐北朝南，前后两进院落，平面呈前方后圆形。最南端为一孔石拱桥，拱桥以东有石平桥一座。石拱桥与园寝宫门之间为方砖墁铺的神道，神道两侧各有东西厢房和班房，均覆灰瓦。宫门面阔三间、进深两间，为门三槽，单檐歇山顶，覆绿琉璃瓦。

宫门以内第一进院落的中心建筑为享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单檐歇山顶，覆绿琉璃瓦〔图十七〕。殿内暖阁三间，供奉所葬妃嫔的神牌。殿前有月台，东、西、南三面各出陛阶，无丹陛石浮雕。享殿前左右各有东西配殿五间，单檐歇山顶，覆绿琉璃瓦。东配殿西南有焚帛炉，外包砌绿釉琉璃砖瓦。享殿北墙略靠前向东西两侧各延伸出卡子墙一道，分别接陵宫东西墙，卡子墙上各有寝宫门一座通向第二进院落，单檐歇山顶，门顶及冰盘檐等处饰绿釉琉璃砖瓦。

第二进院落为墓葬区，自南而北，分为5排前后排列。第1排正中为一座方城明楼和宝城，建筑形式同景陵皇贵妃园寝，陵碑额篆“大清”、碑身楷体“纯惠皇贵妃园寝”，满汉二体合璧。明楼两侧各有一宝顶建于月台上，东为颖贵妃巴林氏、西为婉贵妃陈氏。由此向北，第2排有宝顶7座、第3排9座、第4排11座、第5排5座，自颖贵妃以下，宝顶之制同景妃园寝。裕妃园寝宝顶的等级特征更加突出，前排大、后排小，第3、4排横排线的弧度最大，第5排仅集中在中间。

裕妃园寝参酌景陵皇贵妃园寝和景、泰二陵妃园寝制度而规划，而众宝顶星拱一明楼，似又可以看出孝东陵的影子。享殿前东西配殿之设、纯惠皇贵妃明楼宝城之设都是采用景陵皇贵妃园寝制度，其余则基本遵

西厢房和班房，均覆灰瓦。宫门面阔三间、进深两间，为门三槽，单檐歇山顶，覆绿琉璃瓦〔图十六〕。

享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单檐歇山顶，覆绿琉璃瓦。殿内暖阁三间，供奉所葬妃嫔的神牌。殿前神道东侧有绿琉璃砖瓦包砌的焚帛炉一座。享殿以北为分隔前后的院墙一道，辟门三，通第二进院落。中门饰绿琉璃砖瓦，单檐歇山顶；两旁为东西随墙角门各一座。此道院墙前面有一道宽约3.5m的泊岸，使得宫墙如同建于台基之上，这种做法后来亦见于慕东陵。

循了景、泰二妃园寝之制。其陵寝门减为二门、分列于享殿两侧，应该是因为增建明楼，分隔前后院的宫墙及后寝门不得不向南推移而降制的结果；各妃园寝卡子墙上东西两座陵寝门的建筑形式一般都是过梁式角门，裕妃园寝则加建门垛、屋顶，是表示等制没有降低的一种折中，这种处理方式可能是借鉴了昭西陵。

5. 昌陵妃园寝

昌陵妃园寝位于昌陵西南约 1 公里处，内葬仁宗 18 位妃嫔，分别为皇贵妃 2 人、妃 4 人、嫔 6 人、贵人 2 人、位号不详者 4 人。

陵园坐北向南，前后两进院落，平面呈前方后圆形，建筑物布局与景、泰、裕三陵不尽同，建筑规模也比泰妃园寝明显收小。最南端为一孔石拱桥架于马槽沟上，拱桥以东有石平桥一座。石拱桥与园寝宫门之间为方砖墁铺的神道，神道两侧各有东西厢房三间和班房两间，均覆灰瓦。宫门面阔三间、进深两间，为门三槽，单檐歇山顶，覆绿琉璃瓦。

享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单檐歇山顶，覆绿琉璃瓦，前出月台。殿内暖阁三间，供奉所葬妃嫔的神牌。殿前神道东侧有绿琉璃砖瓦包饰的焚帛炉一座。

享殿东西两侧各为卡子墙一道，墙上各辟随墙角门一座，通向后院。后院享殿以北地势明显增高，因势做成高约 1.5m 的泊岸，18 座宝顶即建于此高台之上，沿泊岸边缘加砌墁墙一道，外涂红灰，墙顶亦如宫墙之制覆绿琉璃瓦。其中间部位，即正对享殿后墙之处留出一道宽约 6.3m 的豁口，豁口处建石礅碯以通上下〔图十八〕；这种建筑布局不见于其他妃园寝。各宝顶分为 3 排前后排列，形制同景、泰二陵妃园寝。自南而北，宝顶的规模依次递小，第 1 排 1 座，为和裕皇贵妃刘佳氏，第 2 排 5 座、第 3 排 8 座、第 4 排 4 座。

6. 慕陵妃园寝（慕东陵）

清宣宗寿陵原卜建于遵化东陵界内的宝华峪，当年亦同时建有妃园寝。后来宝华峪陵寝因地宫渗水而废弃，妃园寝亦被拆毁，其中一部分建筑材料运到新卜吉地西陵龙泉峪工地备用。道光十二年九月十一日，宣宗谕令马兰镇总兵特登额等：“宝华峪东西朝房、神厨库、省牲亭，妃衙门享殿、宫门，均著于闰九月二十七日起陆续拆卸。其碑亭及礼工部衙署、内务府大小营房、八旗营房、著于明岁择日拆卸。其各处拆卸木植统行运至龙泉峪工次，以备建盖各座之用”¹。新建于西陵的妃园寝于道光十五年九月初以前基本完工，是月二日，宣宗“诣龙泉峪阅视宝城及妃园寝”，并以万年吉地工程坚固整齐而升赏了有关人员²。后来的慕东陵在慕陵妃园寝的基础上改建、添建而成，但青砖神道、陵寝门形式等都还保留了妃园寝的特点；宫门、享殿等处虽然改覆黄琉璃瓦，但在开间等方面仍然显示出明显的妃园寝建筑特征。

7. 定陵妃园寝

定陵妃园寝位于定陵以东顺水峪，葬文宗妃嫔 15 位，分别为皇贵妃 2 人、贵妃 2 人、妃 4 人、嫔 4 人、常在 3 人。

陵园坐北向南，前后两进院落，平面呈前方后圆形，其制度基本同景陵妃园寝。最南端为一孔石拱桥，拱桥以东有石平桥一座。石拱桥与园寝宫门之间为方砖墁铺的神道，神道两侧各有东西厢房和班房，均覆灰

¹ 《清宣宗实录》卷二一九，道光十二年九月甲寅，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清实录》第 36 册，第 267 页，中华书局，1986 年。

² 《清宣宗实录》卷二七一，道光十五年九月戊子，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清实录》第 37 册，第 166 页，中华书局，1986 年。



图十八 清昌陵妃园寝后寝部分



图十九 清定陵妃园寝焚帛炉、享殿



图二十 清惠陵妃园寝享殿、后寝门



图二十一 清崇陵妃园寝宝顶

瓦。宫门面阔三间、进深两间，为门三槽，单檐歇山顶，覆绿琉璃瓦。

宫门以内第一进院落的中心建筑为享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单檐歇山顶，覆绿琉璃瓦。殿内暖阁三间，供奉所葬妃嫔的神牌。殿前神道以东有焚帛炉一座，包砌绿釉琉璃砖瓦〔图十九〕。享殿以北为横亘东西的院墙一道，辟门三，通第二进院落。中门单檐歇山顶，饰绿琉璃砖瓦；两旁分别为东西随墙角门。

第二进院落墓葬区，共有大小宝顶 15 座，分为 3 排前后排列。自南而北，第 1 排 5 座、第 2 排 6 座、第 3 排 4 座。宝顶制度同景、泰等诸妃园寝。可能是由于所处地势原因，定妃园寝北墙外比其他园寝增建挡水坝一道，以城砖砌成。

8. 惠陵妃园寝

惠陵妃园寝位于惠陵以西的无双山峪，葬穆宗皇贵妃 4 位。

陵园坐北向南，前后两进院落，平面呈前方后圆形，其主体建筑規制基本同定妃园寝〔图二十〕。享殿五间三进，面阔 23.04m、进深 14.85m。第二进院落墓葬区中共有宝顶 4 座，自南而北，第 1 排 1 座、第 2 排 3 座。宝顶制度同先朝诸妃园寝。其北墙外也建有挡水坝，分为两道，以青白石砌成。

9. 崇陵妃园寝

崇陵妃园寝位于崇陵以东约 0.5 公里处，葬德宗皇贵妃 2 位。

陵园坐北向南，前后两进院落，其平面布局和主体建筑規制基本同惠妃园寝。第二进院落墓葬区2座宝顶东西并列〔图二十一〕，墓主入葬时身份虽然都是皇贵妃，但宝顶还是分出了高下等差。居中偏东的一座，葬温靖皇贵妃他他拉氏（德宗瑾妃），薨于清亡后的1924年10月，葬于次年12月。宝顶直径5.3m，基座面阔8m、进深12.95m、高0.8m，前部正中出石阶5级联接地面。其西偏后葬恪顺皇贵妃



图二十二 清昭西陵明楼碑



图二十三 清景陵皇贵妃园寝明楼碑（东）

他他拉氏（德宗珍妃），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慈溪禧太后出亡前被沉于井，次年安厝于恩济庄，清亡后的1913年葬于崇妃园寝。宝顶直径4.5m，基座面阔6.4m、进深8.3m、高0.65m，前部正中出石阶4级联接地面。以丈尺而论，珍妃比瑾妃的墓葬建筑规格裁减了约两成。

三 清代后妃陵园制度特征归纳

综前所述，清代后妃陵园分为皇太后陵、皇太后陵兼作妃园寝、妃园寝三种形态，从制度等级上分为皇太后陵和妃园寝两个层级。“陵”和“园寝”这两种反映不同等级的名称，不仅见于前揭各文献记载，在各墓葬相应的明楼碑（或后寝门额）上也有明确的反映〔图二十二、二十三〕。

（一）皇太后陵陵园制度特征

清代东西两个陵区中的7座皇太后陵营造規制不尽相同，有些甚至差异很大，但也有明显的可以标识皇太后特殊身份，而又与皇帝陵、妃园寝有等级差别的共同特征。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皇太后陵宫中的所有建筑和宫墙之上均覆黄琉璃瓦，宫门外的东西朝房亦然，只有守护班房顶覆灰瓦；陵宫门名隆恩门、享殿名隆恩殿，榜额俱用满汉蒙古三体文字；陈设石几筵祭台；明楼内朱砂碑上刊刻三体文字墓名，称为“陵”（昌西、慕东两陵无明楼，书陵号于陵寝门额上）；这些都是墓主皇太后身份的明确体现，其制与皇帝陵相同。

第二，所有皇太后陵都没有神功圣德碑楼、石像生、龙凤门或牌楼门、明楼前的二柱门、明楼后的月牙城（哑巴院），这是它们与皇帝陵的最大差别。除昭西陵和两座定东陵以外，也都没有神道碑和相应的神道碑亭。

第三，和皇帝陵一样，皇太后陵宫前设下马碑一对、陵宫门前神道螭以石。孝东陵下马碑制度不明晰，



图二十四 清昌西陵隆恩殿



图二十五 清景陵皇贵妃园寝享殿及配殿

可能是因为当时太后陵尚未定制；慕东陵神道埽以砖，则是所用原妃园寝未经彻底改建的结果。

第四，在营造规制上，皇太后陵左前方（东南）各设神厨库、宰牲亭一组；除昌西陵、慕东陵以外，均为宫门五间两进三门道单檐歇山顶、享殿五间三进重檐歇山顶（昭西陵享殿为重檐庑殿顶，系拆迁宫殿重建而然）、明楼重檐歇山顶，其制与皇帝陵相同。昌西陵是因为仿照宣宗慕陵法式、慕东陵是即原妃衙门改建还要迁就慕陵既成制度，其宫门各为三间两进三门道、享殿用单檐歇山顶、裁减方城明楼，属于非常之制〔图二十四〕。

第五，就陵宫部分而言，皇太后陵与皇帝陵的主要建筑物设置和营造规制几乎没有差别，但其细部却仍然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如陵宫前的神道石桥，帝陵为并列拱桥三座、两旁平桥各一座（孝、景二陵因限于地势各只有一座平桥），皇太后陵为拱桥一座、两旁平桥各一座（制度简省的慕陵同此制，但全用青白石），昌西陵拱桥用青白石，两座平桥用豆渣石；方城上南面的垛堞，帝陵为九出，太后陵为七出（均不计两角）。另外，太后陵宫门、享殿、方城明楼、宝城等主要建筑物的体量一般也都比所对应的帝陵收小，梁、枋、雀替等处的彩绘图案也不尽相同。隆恩殿前月台上的陈设也不完全一样，皇帝陵为鼎、鹤、鹿各一对；昭西陵、孝东陵仅有鼎二，泰东陵开始增制为鼎式香炉二、鹤鹿各一。

（二）妃园寝陵园制度特征

清代七座妃园寝的营造规制也不尽相同，其共同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妃园寝中主体建筑和宫墙之上均覆绿琉璃瓦、东西厢房和守护班房顶覆灰瓦，宫门前神道以方砖铺埽，由此而与皇陵、太后陵区分出至为明显的等级差别。

第二，宫门三间单檐歇山顶、享殿五间单檐歇山顶、只有一座焚帛炉（一般在东侧）等，是妃园寝的基本等制，由此而与皇太后陵分出明显等差。除景陵皇贵妃园寝、裕陵妃园寝以外，其他妃衙门均无配殿之制，也没有方城明楼，这两种建筑物应该是为三位身份特殊的皇贵妃而设〔图二十五〕；反过来说，无配殿、无方城明楼应该是妃园寝的常制。

第三，妃园寝为前后两进院落，前院享殿，后院坟墓，仍是前朝（庙）后寝之制。作为前后间隔的陵寝

门常制为中门设门楼、两侧为过梁式随墙门结构（裕、昌二园寝只有东西二门，但制度不同），而与除昌西陵、慕东陵以外的皇太后陵不同。并且，与皇陵和皇太后陵相比，妃衙门省略了三座门以内至方城明楼这段空间以及石几筵祭台等相应设施，而明昌平陵区的各妃墓前一般都有祭台石。

第四，妃园寝宫门、享殿均无特定名称，三座皇贵妃明楼内的朱砂碑上刊刻满汉两体文字，名为“园寝”而不称“陵”。

第五，从景妃园寝开始，妃嫔以至答应人等的宝顶开始以高矮和直径大小以及相应的台基丈尺差异区别等级，身份尊贵者宝顶、台基高大，其排列相应靠前，身份越低，其宝顶越小，也越靠后。各园寝享殿内均设三间暖阁，并不以供奉神主多少而有所变化，如景妃园寝等埋葬人数甚多者，往往难容几案。

第六，妃园寝陵宫前神道桥为正中青白石单孔拱桥一、东旁豆渣石平桥一，皇太后陵除多建一座对称的平桥外，其材质也大都皆用青白石，而且石拱桥与皇帝陵之制相同，皆为三孔。因为慕陵神道降用一拱二平三桥，慕东陵及其前身慕妃园寝则相应降等为三座平桥，并且三桥石材全部为豆渣石。

四 清代后妃陵园的分期

在讨论清代后妃陵园分期之前，有两个问题必须要首先厘清，其一是各墓葬年代的认定，其二是清朝皇室葬制变革的时间及其对于后妃墓葬乃至皇陵制度的影响。

（一）清朝后妃墓葬的年代

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如果没有其他特别的可靠资料，一般即以可考的墓主卒年作为墓葬年代。这是因为文献不足征而不得已的办法。但清亡距今刚满百年，尚有很多各种不同性质的资料存留于世间，因此各后妃墓葬营造及改建的具体年代可以进行更仔细的考订，进而更清晰地揭示制度变化的脉络。

后妃墓葬的分期断代与其不同的营造时间有直接关系。从康熙朝开始，皇帝即位后卜建寿陵成为制度，清高宗谕旨：“向例，皇帝登基后，即应选择万年吉地”¹。山陵既卜，妃衙门一般随同修建，除前揭景妃园寝、慕妃园寝二例外，仁宗昌陵亦同此例，嘉庆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孝淑皇后梓宫奉安，行迁奠礼毕，奉移于芦殿；上亲临，奠酒举哀毕，至妃园寝赐奠”²。可知到孝淑睿皇后入葬昌陵时，昌妃园寝至少也已经初步建成。皇太后陵兴建于所奉皇帝大葬以后，由嗣皇帝主持卜吉营造。泰东陵和两座定东陵都是典型的例证，这些陵墓通常修好以后许多年才正式使用，有些中间经过重修；也有些皇太后陵兴建于太后本人身歿之后，所以很容易出现夫妻墓葬不属于同一期的现象，因此清代陵墓分期显然不能以同朝帝后作为划分单位。各陵妃园寝属于多人合葬，但其基本制度则奠定于陵园最初修成之时，而不能以某位妃嫔的卒年为准；其中有些经过改造、甚至迁葬至皇陵地宫者，则应该视为个案具体分析。总体而言，清代后妃墓葬的分期应该兼顾墓葬营造及重修时间、墓主卒年等不同的年代因素，综合分析。

¹ 《清实录》第27册，第1023、1024页，中华书局，1986年。

² 《清实录》第29册，第642页，中华书局，1986年。

为叙述简便且一目了然，现将有关资料列为以下三表。

表1:清代皇太后陵年代资料表

陵名	所在陵区	营造年代	墓主卒年	下葬年代
昭西陵	遵化东陵	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建成暂安奉殿； 雍正三年十二月正式改建成昭西陵。	康熙二十六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	雍正三年十二月初十日 正式奉安于地宫
孝东陵	遵化东陵	康熙三十二年十一月以前建成宝城。	康熙五十六年 十二月初六日	康熙五十七年 四月初七日
泰东陵	易县西陵	约乾隆二年筹建开工。	乾隆四十二年 正月二十三日	乾隆四十二年四 月二十五日
昌西陵	易县西陵	咸丰元年二月二十日开工； 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竣工。	道光二十九年 十二月十一日	咸丰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慕东陵	易县西陵	咸丰元年二月至九月改建宝城； 七年四月至闰五月改建隆恩殿完成。	咸丰五年 七月初一日	咸丰七年四月二十日
定东陵	遵化东陵	同治十二年八月二十日开工； 光绪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竣工。	光绪七年 三月初十日	光绪七年九月十七日
定东陵	遵化东陵	始建年代同慈安陵； 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三十四年十月重修。	光绪三十四年 十月二十二日	宣统元年十月初四日

表2:清代皇贵妃园寝年代资料表

园寝名称	所在陵区	营造年代	墓主卒年	下葬年代
景陵皇贵妃园寝 (西, 恣惠)	遵化东陵	乾隆四年开工, 不晚于乾隆八年竣工。	乾隆三十三年 三月十四日	乾隆三十三年五月
景陵皇贵妃园寝 (东, 惇怡)	遵化东陵	乾隆四年开工, 不晚于乾隆八年竣工。	乾隆八年四月初一日	乾隆八年 十二月十一日
纯惠皇贵妃园寝 (裕妃园寝内)	遵化东陵	乾隆二十五年增建工程开工, 二十七年竣工。	乾隆二十五年 四月十九日	

表3:清代妃园寝年代资料表

园寝名称	所在陵区	营造年代	最早入葬墓主及年代	最晚入葬墓主及年代
景陵妃园寝	遵化东陵	康熙二十年已经建成, 雍正、乾隆间曾经改建。	慧妃, 康熙二十年	静嫔, 乾隆二十四年三月
泰陵妃园寝	易县西陵	雍正八年八月始建。		纯懿皇贵妃, 乾隆五十年
裕陵妃园寝	遵化东陵	乾隆十年始建, 十二至十七年维修改建。		晋妃, 道光三年四月
昌陵妃园寝	易县西陵	嘉庆八年十月以前。		? 恭顺皇贵妃, 咸丰三年闰三月初三日卒
(慕东陵)	易县西陵	道光十五年九月以前。	恬嫔, 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七日	豫嫔, 光绪二十四 年九月二十二日
定陵妃园寝	遵化东陵	咸丰九年开工, 同 治四年竣工。	云嫔、玉嫔等, 同治四年九月	端恪皇贵妃, 宣统二年五月
惠陵妃园寝	遵化东陵	光绪元年八月开工, 四年九 月竣工; 清亡后曾改建。	淑慎皇贵妃, 光绪三十一年九月	献哲皇贵妃、荣惠皇贵妃, 1935年二月十一日
崇陵妃园寝	易县西陵	宣统元年闰二月开工。	恪顺皇贵妃, 1913年十一月十六日	温靖皇贵妃, 1925年十月二十日

在上述三表不同年代中, 各后妃陵墓的营造时间无疑最为重要, 有些陵墓因为种种原因而经过改建, 则应该以最后的确定形态为研究凭依。一些拟议或设计阶段的构想, 可能反映了不同的历史背景、甚至可能是

至关重要的历史事件，或者是极度彰显了定策者的个性，而其之所以没有能够成为事实，最终大都还是受制于既成制度。这些至多只能用作参考，而不能作为后妃墓葬分类、分期的依据。

（二）清朝皇室葬俗的汉化历程

清初因循满洲旧俗，帝后身后皆实行火葬，以骨灰罐葬入陵墓中，至康熙早期开始改变葬俗，真正影响并见证这一习俗演变过程的不是皇帝陵，而是为数更多的后妃墓葬。顺治、康熙两朝皇帝后妃葬俗不同，成为影响清代陵墓制度分期的一个重要因素。

居住在东北的一些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实行火葬制度，女真人亦然。清高宗即位之初，曾对这种丧葬习俗作过解释：“本朝肇迹关东，以师兵为营卫，迁徙无常。遇父母之丧，弃之不忍，携之不能，故用火化，以便随身捧持，聊以遂其不忍相离之愿，非得已也”¹。实际上，这只是一种丧葬习俗，而不关乎礼制高下；满洲人在入关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普遍实行火葬。雍正元年六月，清世宗部分禁止了火葬，“令自小暑至立秋，亡故之人，禁火化、焚纸钱、砍伐青树”。清人萧爽记此事后自注云：“火化，国制也，无尊贱皆然。平时所服御悉从。查礼仪载世祖崩，有升化、捡敛二祭，在未葬前。后帝后不复行，而满洲臣民不改其制”²。稍后的另一条记载可与之互证，“火化，国制也，无贵贱皆然。平时服御各物，歿后尽焚之。遇大丧，则所化者积如山阜”³。高宗即位后“下旗民丧葬禁令”，严厉禁止火葬：“嗣后除远乡贫人不能扶柩回里，不得已携骨归葬者姑听不禁外，其余一概不准火化，倘有犯者，按例治罪。族长及佐领等隐匿不报，一并处分”⁴。至此，这种满洲旧葬俗乃彻底革除。

陈援庵先生最早注意到清初诸帝后火葬的问题，他根据《清圣祖实录》中世祖驾崩百日致祭于梓宫前、而期年则致祭于“宝宫”前的不同记载，又参照《五灯全书·茆溪传》等清初文献，指出清世祖遗体火化，“所谓宝宫，其实就是一个灰罐，在帝王家则称为宝宫而已”⁵。至于实行火化的原因，他推断是“半信佛教，亦半循塞外风俗”⁶。事实上，世祖火葬应该是因袭满洲旧俗，只不过他曾有过出家的打算、身后又用高僧举火，故有此说及种种猜疑。康熙二十年代最初修成的《大清会典》“世祖章皇帝大丧仪”条下中详细记载了世祖的丧葬之礼：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清世祖崩于养心殿。二月初二日，奉移梓宫至景山寿皇殿，四月十七日行百日致祭礼，“祭毕，奉移梓宫，奠酒三爵，众皆跪候梓宫过，随行，至升化处排立，奠酒三爵”。四月二十一日，“行拣敛致祭礼”，然后“奉安宝位，行礼致祭”⁷。文中“升化”、“拣敛”等，明确了世祖百日祭后焚化梓宫的事实；而其中的“宝位”应该是骨灰盛敛器，这种东西在传统典制中找不到如“梓宫”一般的对应名辞，所以名称不统一。同书记世祖帝后大葬曰：“恭奉世祖章皇帝神位，捧至地宫，安设正中石床上；孝康皇后神位，捧至地宫，安设左石床上；端敬皇后神位，捧至地宫，安设右石床上；毕，将地宫石门掩闭”；

1 《清实录》第9册，第241页，中华书局，1985年。

2 萧爽：《永宪录》卷二上，雍正元年六月戊申，朱南铎点校本，第121页，中华书局，1959年。

3 吴振棫：《养吉斋从录》卷二五，鲍正鹄点校本，第263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4 《清实录》第9册，第241页，中华书局，1985年。

5 陈垣：《顺治皇帝出家》，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80年。

6 陈垣：《语录与顺治宫廷》，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80年。

7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七十二辑，第719册，第3475～3476页、3479页、3480页，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2年。

此处的“神位”显然不会是神主牌位，应该也是骨灰罐的代称。下文紧接着写道：“享殿告成，奉安世祖章皇帝神位于宝座上，正中南向；孝康皇后神位于宝座上，左设南向；端敬皇后神位于宝座上，右设南向；读祝致祭”¹；此“神位”才是木主牌位。“宝位”、“神位”以及“灵位”等，是比后修《清实录》所用“宝宫”更早的清初帝后骨灰罐的代称。

顺治以前，清朝开国两帝太祖、太宗身后也都实行火化。康熙间最初修成的《清世祖实录》顺治元年八月甲子条下原有“以国礼焚化大行皇帝梓宫”的记载，此条后来经过雍正末至乾隆初重修时删改，讳写为“恭奉龙辇由中道出，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奉上率众官跪，献三爵、举哀。酉刻，恭捧宝宫安奉”²，但依然留下了由“梓宫”到“宝宫”的变化痕迹。在康熙《大清会典》中“太宗文皇帝大丧仪”条下，也保留了太宗驾崩周年致祭礼后，“是日奉移梓宫升华”，并恭行捡敛礼的记载³。康熙二年九月初九日，兴工“改造福陵、昭陵地宫”⁴；当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改造昭陵地宫成，安奉太宗文皇帝宝宫，设宝座、神牌于享殿”；二十八日，“改造福陵地宫成，安奉太祖高皇帝宝宫，设宝座、神牌于享殿”⁵。《清圣祖实录》中这两段文字再次记录了葬入福、昭二陵地宫中的均系骨灰罐“宝宫”，而不是盛敛遗体的梓宫的真实情况。至于两朝皇后，太祖诸嫡妻皆先卒，大妃身殉，与太祖同时殡葬，葬法不应有所区别。太宗孝端文皇后死于顺治六年（1649年）四月十七日，也是火化。次年二月“奉移宝位恭送昭陵，行加上尊谥礼、合葬昭陵礼、奉移礼”，“咸与太宗文皇帝大丧仪同”⁶。《清世祖实录》中的相关记载则均写作“梓宫”，如“孝端文皇后梓宫发引”、“孝端文皇后梓宫至盛京，各官出郊跪迎，奉梓宫安于昭陵殿内之右”等⁷，应属讳言。

关于顺治朝帝后火化，在《清圣祖实录》中也有“梓宫”、“宝宫”的不同记载可证。顺治十八年四月十七日，“上（圣祖）诣世祖章皇帝梓宫前行百日致祭礼”；然后是在为太庙、奉先殿制作的神主牌位“于神字空地处填青”⁸；二十一日，“祭世祖章皇帝，行奉安宝宫礼”⁹；此后的祭祀对象全部都是“宝宫”，佐证了康熙《会典》中世祖百日升化的记载。圣祖生母慈和皇太后卒于康熙二年二月十一日，同样实行火化，而且停棺时间只有40天左右，月祭后10天的三月二十一日，祭祀对象已经发生了变化，“祭大行慈和皇太后，行奉安宝宫礼”¹⁰；这应该是旧礼中的“升华”和“捡敛”之祭。此后，五月“戊子，于大行慈和皇太后宝宫前行百日致祭礼”¹¹。康熙二年六月，世祖帝后奉安孝陵，同时奉安的还有卒于顺治十七年的世祖宠妃董鄂氏（追封端敬皇后）。“壬寅，恭奉世祖章皇帝、孝康皇后、端敬皇后宝宫，送至地宫。至戌时，安奉石床毕，掩地宫石门”¹¹。如此，顺治朝帝后均实行身后火化，只有卒于康熙五十六年的孝惠章皇后例外。

1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七十二辑，第719册，第3487～3489页，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2年。

2 《清实录》第3册，第77页，中华书局，1985年。

3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七十二辑，第719册，第3464页，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2年。

4 《清实录》第4册，第157页，中华书局，1985年。

5 《清实录》第4册，第165页，中华书局，1985年。

6 昆冈等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四七六，“礼部·丧礼·孝端文皇后大丧仪”，第6册，第422页，中华书局，1991年。

7 《清实录》第3册，第379、381页，中华书局，1985年。

8 《清实录》第4册，第60页，中华书局，1985年。

9 《清实录》第4册，第61页，中华书局，1985年。

10 《清圣祖实录》卷八，康熙二年三月己丑；同书卷九，康熙二年五月戊子；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清实录》第4册，第142、147页，中华书局，1985年。

11 《清实录》第4册，第149页，中华书局，1985年。

清朝入关之初对官民人等火化制度曾做过明确的规定：“异姓公侯伯以下、民人以上，不许盖造墓室。如有旧造者，次年清明俱行拆毁。和硕亲王薨，停丧于家俟造坟完方出殡，期年而化；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停丧五月出殡，七月而化；固山贝子以下、公以上停丧三月出殡，五月而化；其应会丧官员必俟敛后方许回家，出殡、上坟、会集俱照定例。官民定丧一月出殡，三月而化，不许逾定期。如在定期内出殡焚化者听，上坟亦听其自便”¹。清亡以后，一些王公坟墓或迁徙、或被盗，其中凡是葬于康熙初年以前者，多系骨灰罐，可以确证火化应该是当时满洲贵族身后普遍实行的葬制。1981年6月，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等单位对附葬于新宾永陵的太祖伯叔武功郡王礼敦、恪恭贝勒塔察篇古二人之墓进行了清理，发现二墓内各葬骨灰瓷罐一个²，提供了清初皇室贵族火葬墓的实例。

圣祖亲政以后，清朝皇室逐渐完成了葬俗的汉化过程。康熙十三年、十七年、二十八年，圣祖三位皇后先后死去，分两次以梓宫葬入圣祖预营的寿陵（后来命名为景陵）地宫中。康熙二十年三月辛酉，“寅时，奉移仁孝皇后、孝昭皇后梓宫安葬地宫，仁孝皇后居左，孝昭皇后居右”³；二十八年十月癸未，“巳时，奉移孝懿皇后梓宫安葬地宫”⁴。雍正元年九月初一日又将圣祖梓宫和孝恭仁皇后（世宗生母）梓宫一起下葬，“奉安梓宫于各宝床，陈册宝于各石案毕，恭闭元[玄]宫石门”⁵，景陵地宫最后封闭。

孝庄文皇后死于皇室葬仪开始汉化以后的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她既是清太宗的妃子，身后理应合葬盛京昭陵，但这意味着也要“咸与太宗文皇帝大丧仪同”，实行火葬，以骨灰罐葬入昭陵。这对于汉化程度已经很深的太皇太后和圣祖来说，无疑难以接受。所以太后临终前谆谆嘱咐：“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⁶，要求留葬关内。

清代帝后的葬俗在康熙朝发生了转变，暂安奉殿——昭西陵就是这种转变的产物和重要标志。此后，清朝帝后妃嫔均实行将棺木奉安地宫的葬法。昭西陵不仅是清朝帝后葬俗改变的标志，而且还开创了晚于皇帝去世的皇后或嗣皇帝本生母不再与皇帝合葬、而另行卜建寿陵的先例。这个制度以乾隆初年修建泰东陵为标志而正式形成。

（三）清代后妃陵园制度的分期

通过以上对于清代后妃陵园形态及其制度特点的对比分析，参考各陵墓的营造年代及皇室成员葬制变化等因素，把清代后妃陵园制度的发展历史分为5期，兹分述如下。

第一期：制度萌芽。

后金—清代后妃墓葬制度的萌芽时期，基本特征是从民族或民俗的地方性生活习俗出发，而逐渐走向规范化，满洲旧制占据着主体。在时间范围上以后金天命九年（1624年）辽阳东京陵的修建为上限，其下限并

1 《清实录》第3册，第536、537页，中华书局，1985年。

2 方殿春等：《清武功郡王、恪恭贝勒二墓》，《辽宁文物》，总第5期，1983年。

3 《清实录》第4册，第1196页，中华书局，1985年。

4 《清实录》第5册，第568页，中华书局，1985年。

5 《清实录》第7册，第196页，中华书局，1985年。

6 《清实录》第5册，第430页，中华书局，1985年。

不止于清兵入关的顺治元年，而应该把先后还葬于盛京的太祖和太宗的后妃也包括进去。太宗孝端文皇后薨于顺治六年四月，次年二月“奉移宝位恭送昭陵”，“咸与太宗文皇帝大丧仪同”¹。太祖最后一位离世的妃嫔是来自蒙古科尔沁部的博尔济吉特氏，圣祖即位尊为皇曾祖寿康太妃，卒于康熙四年；太宗懿靖大贵妃博尔济吉特氏（麟趾宫贵妃）卒于康熙十三年，此二妃丧葬之制不详，但皆还葬盛京。寿康、懿靖二妃等人的园寝分别建于福陵、昭陵之右（西），其陵园制度见诸记载，但已无建筑遗迹佐证。

顺治十五年三月十五日，待年宫中的悼妃博尔济吉特氏（孝惠章皇后之姑）薨逝，同年九月初八日葬于凤台岭以西的蓟州黄花山东南珠儿峪山，俗称“悼妃陵”²。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身殉世祖的贞妃董鄂氏、卒于康熙六年（1667年）十一月的恪妃石氏等人亦初葬于此陵园，这些妃嫔应该都是火葬。卒于康熙九年五月的圣祖慧妃是否火化，不得其详。

本期前后约50年，下限定为康熙早期。

第二期：形成定制。

康熙六年清圣祖亲政以后，朝廷各项典章制度日趋完备，康熙早期，在借鉴明朝后妃葬制的基础上，结合本朝特点，缘事设例，清代后妃墓葬逐渐形成定制。在这一过程中标志性的重要事件有：

第一，康熙十三年五月初三日，仁孝皇后赫舍里氏难产而崩，圣祖因而卜建寿陵。康熙十五年正月谕令工部、礼部：“仁孝皇后陵寝，已卜定于孝陵附近之山。理应具备依典制营建，但目今军需浩繁、民力维艰，著将地宫先行修造，其余一应工程候国用充足之日次第举行”³。五年后的康熙二十年三月初，仁孝皇后、孝昭皇后（卒于康熙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大葬前夕，圣祖“亲往仁孝皇后、孝昭皇后地宫相视”⁴。直到此时，“享殿尚未告成，于宝顶方城前平台上，盖造芦殿”⁵，许多典礼即在此临时建筑内举行。三月初八日，两位皇后“梓宫奉移龙輶，由隧道入地宫，奉安宝床。仁孝皇后在左、孝昭皇后在右，香册、香宝均照左右奉安”⁶。圣祖两皇后之葬是为清朝帝后保留棺木葬之始，同时也开启了清代皇后先卒即先卜、先葬于帝陵玄宫之例。

第二，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昭圣太皇太后崩，次年四月建成暂安奉殿奉厝梓宫。清圣祖在处理太皇太后丧葬过程中曾经明确表示：“满洲例有可从者，有不可从者”⁷；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清朝皇室葬俗的彻底汉化乃势所必成。以孝庄文皇后的暂安奉殿为标志，清朝皇室贵族彻底完成了由火葬向保存棺木葬制度性的转变，同时也开创了皇太后别葬之例，此后五年，进一步巩固此项新制度的仁宪皇太后寿陵已经初具规模。

1 昆冈等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四七六，“礼部·丧礼·孝端文皇后大丧仪”，据光绪二十七年外务部石印本影印本，第6册，第422页，中华书局，1991年。

2 黄花山在今天津蓟县与河北遵化交界处，清代属于蓟州。凤台岭后来封为昌瑞山，其下建世祖孝陵，逐渐成为清东陵的中心。顺治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世祖宠妃董鄂氏（端敬皇后）所生皇四子仅百余日而薨，追封为和硕荣亲王，同年八月二十七日葬于黄花山前；其园寝以西后来又陆续建成世祖、圣祖皇子园寝六座。悼妃园寝遗址在清东陵西侧风水围墙外，位于荣亲王等清代皇子园寝区域的东南。

3 《清实录》第4册，第765页，中华书局，1985年。

4 《清实录》第4册，第1194页，中华书局，1985年。

5 昆冈等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四七八，“礼部·丧礼·孝昭仁皇后大丧仪”，光绪二十七年外务部石印本影印本，第6册，第464页，中华书局，1991年。

6 昆冈等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四七八，“礼部·丧礼·孝昭仁皇后大丧仪”，光绪二十七年外务部石印本影印本，第6册，第463页，中华书局，1991年。

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1696页，中华书局，1984年。当时的语境是圣祖反对满洲“年内丧事不令逾年”的旧俗，不同意礼部题奏于当月二十九日将太皇太后梓宫发引出宫。

第三，康熙二十年三月，在圣祖寿陵旁初步建成妃园寝并开始有妃嫔葬入，妃嫔于皇陵旁边集中埋葬之制初步形成。康熙五十七年，将原葬于黄花山前的世祖悼妃等人的宝宫或彩棺迁入孝东陵，既是对这一制度的再次认可，也是对于孝陵未设妃园寝的一种补救和折衷。此外，盛京福、昭二陵妃园寝之制的完善也可以视为是对前一期陵墓制度的补充。

本期起始年代应为康熙十五年，下限至康熙末，前后约 45 年。

第三期：鼎盛时期。

雍正、乾隆二朝国力强盛，清朝后妃陵墓制度在此期间得以空前扩张发展，总体水平达到高峰，进入鼎盛时期。此期的几个标志性事例是：

第一，皇贵妃祔葬帝陵：雍正元年九月初一日，自景陵妃园寝启出敬敏皇贵妃金棺随圣祖、孝恭皇后梓宫入葬景陵地宫，由此创立了皇贵妃祔葬帝陵之例。此后雍正、乾隆年间先后有 5 人以皇贵妃身份分别入葬泰陵或裕陵。

第二，皇太后另起陵墓成为固定的制度：雍正三年正式建造昭西陵地宫是对皇太后单独建陵之制的补充认可；乾隆元年九月，崇庆皇太后懿旨：“我朝昭西陵、孝东陵成宪可遵，泰陵地宫不必预留分位”¹。此后不久，比昭西、孝东二陵格局更为严整的泰东陵开始兴建。

第三，出现了超逾妃园寝之制的皇贵妃园寝：乾隆四年，景陵皇贵妃园寝开工；乾隆二十五年，裕陵妃园寝内的纯惠皇贵妃明楼、宝城增建开工，这三座带明楼宝城的皇贵妃园寝仅见于乾隆盛世。

本期起始年代为雍正元年，下限至乾隆末年，前后 70 余年。

第四期：平稳时期。

嘉庆、道光两朝，先后有昌陵妃园寝和宝华峪妃园寝、龙泉峪妃园寝的兴建，除昌妃园寝之后寝门一带建筑格局有所变化以外，没有明显的制度更新。是为清代后妃墓葬制度的平稳发展时期，前后将近 60 年。

第五期：衰退时期（含极端个案）。

以咸丰元年二月昌西陵开始动工修建为标志，清朝后妃陵墓制度进入了衰退期。昌西陵比照泰东陵大为简化，稍后即慕妃园寝改建的慕东陵更是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来妃园寝的规制。此后，国力日衰，定、惠、崇三陵妃园寝的实际制度都相对简单，以完工于民国初年的崇妃园寝更甚。

在此期间的两座定东陵，特别是慈禧陵，用料、做工均无所不用其极，规制上有不少地方超过了有从属关系的文宗定陵，一些细部装饰甚至超过了先前所有的帝陵和后陵，是清代规格最高、用工最精的皇太后陵，也是清代后妃墓葬制度衰退时期的极端个案。

本期起始年代为咸丰元年，下限延续到民国初年，前后 60 余年。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

(责任编辑：韦心滢 赵中男)

¹ 《清实录》第 9 册，第 573 页，中华书局，1985 年。